

支那

石門文字禪卷二十一

支那

石門文字禪卷二十一

C40

4514

C40-4574

「翁之座請大藏及百
家書見之武列紫雲山
我微矣塔院庫中永
為學者不敢許出院內
當山二世鐵牛機謹記



5 64853

石門文字禪卷第二十一

宋江西筠溪石門寺沙門釋德洪覺範著

門人覺慈編錄 西眉東巖旌善堂校

記

畫浪軒記

建中靖國改元夏余客洞山禪悅堂之東齋中無長
物唯置一牀覆以蘆蔭架書數卷於枕間係南開軒
以納衆山之勝眼倦拋書坐臥惟山之接山容無盡
而樂亦無厭也三伏大熱坐榻皆溫林陰拂掠不足
以剪畏日有蜀道人得孫知微活水遺法爲涂壁間

作崩掀渺漫之圖以來涼氣解永礚礚奮筆而成余驚定歎曰異哉一堵之間須臾之頃而足江湖萬頃之勢壯波怒渦窪窪千狀而有不窮之變陰風徐來毛骨震掉忽焉如舟洞庭而望霜曉也能復有險畏神速於此者乎道人舉杖指以謂余曰龍驤萬斛逶迤而進如欲濟如慎畏有如明公卿任大責重思所以濟民而報國者也舳艫銜尾追逐上下如行如留有如仕路之紛紛方進而未艾者也魚龍變化更相出沒有如賤而忽顯貴而忽棄者也一葉之艇傲顛風而舞澎湃超然自得有如道德奇逸雜市人而無

辨者也世波之神速險畏其有以類此故吾圖之至於白鷗沙禽汎汎隨流若無所與者又如我輩宅青山而偕由雲然猶思高飛遠引不能與之涉也余捫其洶湧起突之處點畫穠纖之間語之曰果有生滅變易否乎曰無有也夫天地萬物之盛備古今寒暑之往來是非榮辱相尋於無窮而死生憂患追逐之而不赦錯綜歷亂如蜜房如亂絲者如此盡浪初未始有生滅有變易而其顛倒妄自驚怪者如子自盡之而又自畏之也古之大聖人皆能游戲於此故曰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又曰一切法常靜無有起

相震旦駒兒子之鄉老也而亦曰如畫水成文不生
不滅何遽忘之也耶於是道人顧余而笑曰願從子
游因名其軒曰畫浪又爲之記

潭州開福轉輪藏靈驗記

長沙楚之大藩民俗殷富可也而山水之富亦擅名
天下千雉垣疊萬井喧闐而嚼嶽色之芳鮮飲湘流
之甘寒寶坊精舍樓觀追逐煙雲蔽虧梵放酬酢如
錢塘之西湖伊洛之嵩少開福在郡城之北基構雄
誇盡占形勝昔馬氏植福之地也弘法聚徒皆當時
之望士號大叢林名鎮諸方馬氏嘗命苾芻智光建

東藏奉安法寶欲增妙麗規法忉利諸天光以意造
不合教乘議者曰惟勁禪師隱居獄中三十年得心
法之要而淹通三藏異迹甚著厚禮致之勁果來於
是布地文石爲雲濤之狀以象海琢石雲濤之上以
象須彌山建大輪山之顛而輔以小輪四基布峙立
如人聚五指翔空爲朱欄青鎖間見層出以象忉利
宮闕光之徒頗相折難勁博引樓炭等經瑜伽俱舍
諸論證尤甚明會尊者室利嚩囉者來自五天是勁
之說而藏乃克成爲湖湘第一政和之初長老道寧
開東山法道食堂日五千指百須願指可辦門人法

圓寔陰相之圓宜豐人短小精悍而材能任事寧使
牧衆典金穀道俗歸之寧剋日而化潭帥以大長老
智公黃龍高弟時年九十餘可嗣其席遣令佐卽雲
蓋迎之智以老辭令佐曰太守請飯乃不赴貽法門
之咎智至卽鳴鼓問其故曰請師住持也心知墮其
計中受之未幾以職事付其嫡子文正避吳天諱正本色
飽參有局量克肖前懿圓不以新故二其心唯集諸
功德成就勝緣三年化衆檀鍾瑜等翻修藏殿五年
秋將畢工九月己卯夢合抱之木半空而止圓蒲伏
疑將壓焉呼曰誰爲此木危人如此乎有答者曰此

藏心也黎明覬州男子程俊來謁願施木以修藏如
夢中自是施者日填門十月癸丑使木工張詢梯其
顛施斧鑿得木鏤識文其略曰吾成此藏魔事極多
不踰二百年有吾宗法子華作轉輪此其基也住持
者荆山寶也法子者月望也匠者弓長也自僞天福
癸丑至宣和改元己亥蓋百九十餘年夫豈偶然也
哉余獲拜觀遣十輩下推其轂五輪俱旋其上塗金
間碧電馳風繞莊嚴之麗惟見者心了而言所不能
形容也圓自言其巧非木工所能皆夢中若有指授
者凡費緡錢五百萬六年而後成且求文以記其事

撰述
余聞三世如來教法有微塵數偈句藏於龍宮秘於五天者太山毫芒爾而流傳中國者纔五千軸然衆生癡迷且不聞其名況義味乎雙林大士以平等慈行同體悲廣攝異種爲此方便如疲軍聞梅林雖未及見而渴心止如病夫入藥肆雖未得飲而病已除況於見之而獲飲者乎雖若簡易然不猶賢於未知者耶晉道人惠受嘗宿王坦之園夢以園營精廬旣覺訝之假寐復理前夢以語坦之遂果其事已而又夢得剎柱明日行江亭獲隨流之水唐法師曇彥居越州龍興寺大殿隳壞衆請彥修之彥曰非貧道力也却後三百年有非衣檀越來興此殿及期太守裴肅果符其讖嗚呼圓退然寒簑一鉢行人間而已夢如惠受而非有王氏之園爲之貲識如曇彥而非有裴公之力成其願乃能不起于座出雙林之橫枝續光明之千燄必有大過人者可無書乎五月日記

潭州大瀉山中興記

崇寧三年十一月大瀉山密印禪寺火一夕而燼住持僧海評移疾郡以子方者繼焉未幾而棄去寺規模宏大而經營者非其人歲移三霜纔辦法堂大殿寢室而已然又苟簡齋庖垣廡皆未具上雨旁風無

960 1 2 3 4 5 6 7 8 9 70 1 2 3 4 5 6 7 8 9 80 1 2 3 4 5 6 7 8 9

所蓋障故禪學者分處山間林下蜂房蟻穴百丈大雄之風陵夷至此極矣大觀三年潭帥曾公孝蘊聞之曰瀋山南國精廬之冠非道行信於緇衲名譽重於縉紳者莫能振興之吾聞天衣懷禪師在嘉祐治平之間五遷法席皆廢殘荒寂處而懷能幻出寶構化成禪叢今空印禪師軾公者蓋懷四世之孫而吳江法真之嗣方說法於廬山之下學者歸之如雲挺然有祖風烈當能整大圓真如已墜之網於是厚禮遣人致之越明年三月空印來自歸宗山川改觀叢席增氣登殿拜起周顧太息曰冠世絕境大佛應迹而殿宇卑陋堂室狹小何以嚴像設而致吉祥震潮音而集龍天哉皆廣其基構而增修之使其壯麗稱山雄深傳曰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警衆也寺鐘不足以光燄四海選佛來者於是聚銅神運倉之下穴山爲鑪鐘成萬斤塗以黃金建閣館于殿之東廡佛菩薩之語藏於龍宮傳自五天學者所當盡心所以資智證之妙而盡細微之惑卽室五千軸者藏於殿之西廡又明年增廣善法堂之後爲雨花堂舍風而虛明吐月而宏深夜參旣罷續紛滿庭自兩廊之左繞以復屋建庫院所以總庶務也自祖龕之右翼以

脩廊建堂司所以牧清衆也又明年重修僧堂廣博
靖深冬溫夏涼曰僧者天人之福田佛祖之因地十
方如來同一道故出離生死曠野深山聖道場地皆
阿羅漢所住持世間麤人所不能見旣以廣延其所
見則所不見者敢不敬乎又刻五百尊者之像閣而
供事之又明年得異木於絕壑斷而爲三大合抱長
倍尋刻淨土佛菩薩之像莊嚴妙麗千花照映如紫
金山並高爭峻建殿于天供厨之南又特建閣于寢
室之前綠踈青瑣下臨風雨奉安神宗皇帝所賜御
書閣成而東南傾師默計曰增萬牛莫能挽且天章

宸翰之所在山君水王之所宜謹藏而衛護之今職
弗修是神羞也言卒而風雷挾屋山嶽憾動俄而閣
正萬人懽呼昔大圓禪師開法此山也有衆千人碩
大而秀出者有若大仰寂子香嚴閑禪建兩堂爲學
者燕閑之私而名其東曰香嚴名其西曰大仰方欲
廣攝異根則修淨土觀法不以宗門爲謙及其成就
法器則以寂子閑禪期學者蓋其方便應機而設教
譬如大海蛟蜃阿脩羅飲者皆得飽滿又明年重修
大三門宏壯傑立鏤金鏤碧寶翰飛動於千巖萬壑
之上而太師楚國公爲書其額却望形勝衆峯來朝

如翹如俯如屹立如蹈舞有臺自獻其前以寶積靈牙舍利葬臺之中而建塔其上千尺九層蕩摩雲煙微風徐來塔鈴和鳴比丘來往旋遶作禮望之如開牒疑師以三昧力搏取梵釋龍天之宮置於人間不然何其幻怪神異如此其多耶唐元和中僧曇敘開基則有緒言曰地靈甚不可葬葬且致禍今三百餘年僧物故莫敢塔塔于回心橋南十里師曰事無大小而斷於理從違不可苟也僧火化衆俱臨先聖令不可違也禍福之來以智避就之不可從也遂建普同塔于寺之西又修大圓禪師之塔而峙立兩亭以

覆古今碑刻部從者以其威靈奏賜真應禪師塔曰淨惠聖谿莊壟畝爲比鄰所吞數世且百年莫敢誰何師云此唐相國裴公施以飯十方僧者橫目何德以堪之不直而歸是陷人入泥犁遣掌事執券證諸官竟還二百畝歲度一僧上資審筭有玉泉住持僧死于龍牙山山中之人不容其葬弟子抱骨石涕師哀之使於瀉山擇地建塚塔叢林義之師之潛行密用之懿時時見於與奪然皆本於仁義道俗化其德政和六年勅補住鎮軍之焦山師雅意不欲東解住持事力辭之歸庵鸞谿之上俄詔聽還之瀉山自其

始至中而還八年之間百廢具興非乘願力何以臻
此雪竇天衣之道至師大振叢林歸心焉興修蓋其
游戲也今嗣法者自南臺定昭了山法光而下詵詵
輩出基布名山方進而未艾也法義謂余曰瀉山之
雄夸非空印老師莫能辦之精神非文字莫足以傳
願求文以昭後世不得辭系以辭曰

有異比丘清而狂相山趺足窮衡湘黃才掬谿行嗅
嘗笑云水作青蓮香梯空杙險屢仆僵寢宿霧露衝
虎狼水與石鬪聲春撞誰挽千乘行羊腸霄然洞開
雲水鄉橫峯側嶺爭回翔咨嗟曰此古道場山靈乃

今發天藏泥草吟嘯久彷徨無人告語空夕陽翩然
曳杖還江南道經新吳山鬱蒼登山作禮僧中王骨
面氣宇凌八荒侍其側者矯鸞皇祐公傑出尤堂堂
袖中肉山傾置旁瓶錫一笑戲取將懶安寂子尤敦
龐佐于耨耕立禪房九世沉溺爲津梁分燈延聯世
相望旣絕復續暗而彰軾公貌癯中方剛漆瞳照人
嚴而莊食堂十年折繩牀有大長老續遺芳派出天
衣嗣吳江燼餘爲子整顏綱機鋒擊電誰敢當宗風
回顧已舉揚以印印空成文章凜然面目如冰霜令
人望見折慢幢叢林邇來頓荒涼反袂拭面空歎傷

而師聲價重四方力能咄嗟辦寶坊又取佛日重洗
光芙蓉峯峻瀉水長功德之利建我皇願同山呼壽
無疆

重修龍王寺記

祝融占南極其高蓋四千八百丈與中原相直其平
如衡故名衡嶽嶽之北崇岡峻嶺如犇如伏晴嵐夕
暉星螺掩玉百里而至陽陂翔爲奇峯呀爲深谷峯
之顛有大穴泉滿石裂擲雷濺雪夏冬弗竭蓋神龍
之所蟠蟄故名龍山唐貞元間馬祖傳曹谿心要隱
于嶽中從之游者多得道散處林壑之佳處老死而

世不聞矧見之乎洞山悟本禪師价公游方時與密
師伯者偕行嘗經陽陂迷失道路見谿流菜葉知有
隱者並谿深入叢薄間有茅茨僧出迎貌癯而老索
爾虛閑謂价曰此山無路闍黎自何而至价曰無路
且止老師自何而入曰我不曾雲水价曰住此山多
少時曰春秋不涉价曰老師先住耶此山先住耶曰
不知价曰何以不知曰我不從人天來价曰得何道
理便爾歇去曰我見泥牛闔入海直至于今無消息
於是价班密師伯之下拜之拜起問如何是主中賓
曰青山覆白雲問如何是主中主曰長年不出戶問

賓主相去幾何曰長江水上波問賓主相見有何言
說曰清風拂白月价心異之求依止僧笑曰三間茅
屋從來住一道神光萬境閑莫作是非來辨我浮生
穿鑿不相關卽焚其廬而去莫知所終故龍山又名
隱山今祖堂王英諸禪師書江西宗派亦著隱山之
號光化中有奇比丘名師信不知何許人庵于隱山
之故基一衲宴坐異蹟顯著龍衆皆易形爲王者服
從之聽法歲旱民祈雨輒響應馬氏據有荆楚欽事
之不敢名斥賜號雨禪師而增名爲龍王山自信之
化世爲禪林號西禪寺太平興國改賜今額宗敎下

衰師法大壞至以大福田之永蒙市井無賴而茲山
十世宣和四年夏潭帥大學曾公盡禮致前住道林
雲禪師來領院事雲孤硬飽參精嚴臨衆洞山十世
之孫而焦山枯木之嫡嗣也人望翕然師解包之日
顧嗟太息因發其形勝增廣其基構而鼎新之聚材
鳩工以歲入輸租飯僧之餘助成之不專取於檀信
以謂檀法以信而發心爲淨施止增一草獲福不貲
不然雖側布但名住相人徒見雲法勞熏役而不知
游戲也有無諸道人上白寔陰相之且從余求文記
其事曰价公參道於此山而雲禪師嗣其法以興修

之疑非偶然余曰隱山單丁住山把茅覆頂刀耕火種而食兩客及門焚其廬而去之今雲公不起于座使綠疎青瑣以棲千柱飛甍盡棟以祭萬瓦層樓傑閣以蕩摩雲煙虛堂廣殿以吞吐風月撾鼓升堂千指圍遶雲屯川增方進而未艾也視其迹若相遠然其道實相須如來世尊蓋嘗曰不住無爲不盡有爲金剛般若開空法道也而曰持戒修福者名發信心開空法而修福無住無盡之旨也隱山之焚廬滅迹與雲公之幻出樓閣託斯文於不朽殆得如來世尊之遺意於是爲疾書之宣和六年春公生明齋記

隋朝感應佛舍利塔記

唐僧史曰同州大興寺者般若尼寺故基也隋文帝以魏大統七年六月癸丑生於寺中赤光照室紫氣滿庭如幻出樓閣而其色赭人之衣妳母覺時炎熱以扇扇之慄然暴寒幾絕不能啼有尼自外至謂太祖曰兒乃那羅延也蓋天佛所祐不可令處穢雜間當爲養之於是太祖以兒委之不敢名問而闢館以延尼通門往來一日皇妣闕尼在不就抱持之忽化爲龍鱗角已具驚仆于地尼歸見之怒曰乃敢妄觸吾兒致晚得天下文帝七歲尼告之曰像教堙滅一

切鬼神皆西兒當父母天下而教法賴兒而興之年
十三乃令還家四十餘年足不越閭周既廢教尼隱
皇家文帝踐祚教果重興尼名智仙神異不可測河
東蒲坂劉氏女也七歲出家其師一旦失之意必墮
井俄見坐殿楯瓦上世號神尼嘗以舍利一掬授文
帝曰以此福蒼生仁壽二年出以示僧曇遷置掌而
觀數數有盈縮遷曰吾聞法身過於數量非智所及
此未可量乃分而爲五十三分詔於五十三州名山
福地以建塔塔下圖神尼之象有銘其略曰維年月
日菩薩戒佛弟子大隋皇帝堅敬白十方三世一切

三寶弟子蒙三寶福祐爲蒼生君父思與民庶共建
菩提分布舍利諸州供養欲使普修善業同登妙果
者特請兩京名僧將命奉安之曰皆有祥瑞長沙嶽
麓寺之前澗陰之上石浮圖其一數也山中僧道安
嘗爲余曰隋朝舍利塔事極奇偉而五季烽火之餘
銘碣焚毀道俗游觀無所質問余曰豈直此而已晉
建興二年長沙縣之西一里二十步有千葉青蓮華
兩本生於陸地掘之丈餘蓮之根莖自瓦棺而出發
棺而視但紙衣拴索而蓮寔生頭顱齒頰間有銘棺
上曰僧不知名氏唯誦妙法蓮華經已數萬部既化

遺言以紙爲衣瓦棺葬于此郡以其事聞朝廷有旨
建寺其上號蓮華今長沙驛卽寺故基也西城之譙
門與湘江之潭皆以蓮華名之者以此然邦人無有
知者安請余併書以示道俗宣和七年二月住山道
人法光與安化馬章彥達登澗陰間建塔之因光乃
以余文示之彥達踊躍願施錢刻石山中上巳日除
饌某記

潭州白鹿山靈應禪寺大佛殿記

靈應禪寺天人師殿者無諸沙門用澄之所建而邦
之大檀越劉革之所施也寺占巖腹臨清流發一區

之形勝規模宏大營建偉傑綠踈朱闥吞飲風月飛
簷楯瓦蕩摩雲煙寶鈴和鳴珠網間錯像設釋迦如
來百福千光之相文殊師利普賢大菩薩大迦葉波
慶喜尊者散花天人護法力士又環一十八應真大
士序列以次莊嚴畢備道俗拜瞻其無以異登忉利
諸天至普光明最吉祥地欽奉慈嚴親聞圓音也其
費緡錢三千萬而不聽餘人增一草鳩工於宣和元
年而斷手於七年之秋余過襄沔謁方禪師於潮音
堂而澄前請爲之記余聞百丈大智禪師之訓曰世
尊遺教弟子因法相逢則當依法而住飲食服玩經

行宴坐必爲叢林營建室宇必先造大殿以奉安佛
菩薩像使諸來者知皈向故晝夜行道令法久住報
佛恩故又聞德山鑒禪師之語曰比丘行腳當具正
眼誦經禮拜乃是魔民營造殿宇又造魔業且天下
惟奉一君一化豈容二佛所居撤去大殿獨存法堂
嗚呼百丈德山皆祖師一則建立一則掃蕩安所適
從折中哉方禪師黃龍雲居之仍孫必知其要乃以
問之方曰如醫師之治病應病與藥今人病寒必投
以丹砂烏喙設或病喘必投以紫團白朮寒疾愈則
所謂烏喙丹砂者姑置之可也喘疾旣去則雖常服

紫團白朮庸何患然無病則焉用藥哉衆生無明崢
嶸業海橫肆莫知津涖而以佛爲彼岸則殿宇之建
像設之嚴所當然矣余拊手曰臨濟之後善說法要
如此因取以文次爲之記澄公外枯而中秀耐煩冗
甘淡薄十年不懈其志非止爲此殿而已要將咄嗟
辦一梵刹可也九月初吉記

重修僧堂記

湘南號爲山水之國故佳處多爲得道者所廬自唐
貞元間馬祖石頭卜鄰於衡嶽學者散止巖叢本朝
康定間慈明禪師中興於石霜望馬祖爲十世嫡孫

兒孫徧天下而長沙尤盛元豐元祐之間角立傑出者比比領名利諸方指以爲道之所在今三十年禪林下衰以大福田之衣自標識而號分燈嗣法者例皆名愧其實蓋族大口衆不肖之子乃生固其所也龍圖閣曾公之帥長沙慨然驚嗟曰吾祖楚公識雪竇顯公於行間擢置人天之上遂爲雲門中興吾親受大和尚圓照印可今而坐視非雪竇圓照所以付祝之意於是刪去其甚無狀者老病物故懼讐而宵遁者時或有之遴選諸方之名德十餘輩所以扶其顛整其傾靈應方公乃其一也方旣至問其地利之

所出度不足以贍衆則化淨檀爲油麥庫以生財役力事衆未有效勞者則合衆力建度僧之庫越兩年而告成又化邑之賢者鍾世高修僧堂五間鳩工於宣和六年十月明年秋九月落成之而余適至方偕余游觀其高深壯麗塗金間碧香霧爲帳秋水爲簞粥魚齋鼓戢戢而趨合爪而集會四海而不爲混跣跌而禪休萬緣而不爲滅余曰此曾公發之而其利如是博也方笑曰曾公發之而成之者乃賢令尹賈公也自公下車盜賊衰息風雨時若民以是安吏以是畏風雨時若則連歲有秋盜賊衰息則夜戶不閉

撰述
歲豐時和則民樂施故吾堂成於談笑使令尹不賢
民且離散矧所謂沙門乞士者乎余愛其言理而明
喜爲之記十月初吉除饑某記

趙而五慈觀閣記

古之仁人將有爲於世必特立獨行自行其志漢將
李陵之降虜致武帝疑其臣屬於是蘇武奉使不屈
牧羊海上十九年起居必仗漢節宣帝以智力御世
君臣凜然既殺蓋寬饒於是疏廣父子袖手而去使
人主知區區爵祿不足驕天下之士豈激頽波而獨
往冒衝風而孤騫者歟豈惟世之仁人如此出世之

聖師亦然三祖璨公旣得法隱於淮山悼學者枯禪
縛律以地位證修爲歸宿不信達摩別傳之宗故作
信心銘又名其弟子曰道信造次顛沛語言寢息必
以信自心爲勸嗚呼吾祖之於法道深切著明可以
想見其餘風遺烈東山住持沙門宗致者臨濟十一
世之玄孫而泐潭準禪師之嫡嗣也骨面嚴冷英氣
逸羣以荷擔雲庵法道爲已任說法有辯慧護教有
便行卑叢林以宗旨爭溝封以語言爭非是紛然諸
方方熾未艾名爲走道其實走名射利禪販無所不
至而正宗微矣欲棄之而弗忍欲導之而弗從於是

爲室於方丈之東名曰慈航又自名其號曰慈覺猶以爲未也建閣于大門名曰慈觀蜀僧居竭者領長財一百五十萬以助成之竭生平自奉甚約所得檀信之施毛累寸積四十年之藏一旦舉以施之人以爲難南晉僧子照者有實行自然之智如人信手斫方圓皆中繩墨慈覺使總院事事無巨細談笑而辦閣經營照寔董其事垢面龜手不憚霜雪伐山相材運土拾礫與蒼頭短髮進退凡半年而落成竭以財施而慈覺之志乃克成師弟子之於宗皆無所愧賢矣哉余與雙峯祖印禪師仲宣來游遂登是閣晚望

淮山萬疊自獻雪盡蒼然却立周視朱欄碧瓦蕩摩雲煙苾芻往來午梵方奏疑其身世之在諸天也祖印問余曰慈覺之慈宗師之慈其與佛菩薩之慈奚若余曰如恒河女子抱嬰兒欲渡兒墮水中女子與之俱死此愛兒之慈也滿慈子曰人罵辱我我則自幸曰罵辱非拳毆也設或拳毆又自幸曰拳毆之酷不猶愈杖擊兵刃乎此忍力之慈也曹谿六祖夜爲男子張行昌所謀將施刃六祖笑曰止負汝金不負汝命以金贈之使去人無知者行昌感涕願落髮爲比丘所至輒訪道復至曹谿而祖授以法要使分燈

于江西冤親一揆是謂等慈也提婆達多每欲害佛以毒置十指爪中見佛接足佛笑曰未毒我足先毒汝手又勸國驅千醉象以衝佛駕象來佛垂手示之於是象見十指皆有師子怖駭遺糞而去此謂大慈也若慈覺則不受諸慈管攝擊塗毒之鼓死却偷心鎔凡聖之銅不存情見如勝熱婆羅之火聚無厭足王之刀鋸使一切衆生觸其鋒蒙其刃皆獲無分別智此蓋真慈也夫豈不然哉祖印笑曰道人固菩提園中之耆年何其辯慧乃爾驚羣耶龍舒禪鑑大師無學犯衆而言曰閣成而老師適至似非苟然願爲記之余曰唯建炎元年十二月記

資福法堂記

資福禪院在金沙斗方之北奇峯峻岡環繞以掩映風林雲壑祕邃以曠平自非逃世絕俗忘軀爲法者無因而至崇寧間蜀僧文慧嗣百丈九肅禪師說法此山求心之所決擇發趣之所歸投凡叢林之所服用寺宇之所宜有者十八九矣建炎元年十月住持沙門九琛以書抵印曰寺僧紹恂者無諸人惠公之高弟有行業淮山道俗愛敬之惠公以政和五年遠化諸大檀越重修潮音堂一所俾知法上首臨衆演

法以上祝天子之萬壽恂欣然從之於是遠近聞之
富者輸財貧者輸力藝者輸巧勸者輸語越明年七
月而堂克成凡用緡百萬有餘乃設無遮大會飯凡
聖僧而落成之未有文以記其事公爲我記之印曰
自後漢摩騰竺法蘭來自五天館于洛陽鴻臚寺有
經而未有精舍至吳赤烏中康僧會入建康架茅茨
與其徒以行道有精舍而未有僧三日男子朱士行
最初落髮有僧而未分禪律迨唐之朝禪律並行曹
谿獨號禪宗而律學乃不敢與之抗行元和中百丈
大智禪師方建叢林廢蜂房蠶穴之衆爲九州四海
而建大法堂以總衆至於天下禪席宗之知比丘因
法相逢以法爲親主者升座而坐學徒鴈序而聽示
尊法也恂能化衆檀以成斯堂其知本者歟資福院
爲此邦之福田道俗男女貴賤老幼者輒授之者得
長老升堂布法雨以滋灌之令善種福芽叢生而並
茁其爲惠利豈有既乎不可以無書

雙峯正覺禪院涅槃堂記

大江之北夢澤之東萬山走趨屹立兩峯蟠岸千楹
寶勢翔空煙雲開遮戶窻青紅天花墮飄舞雨旋風
疑登梵釋龍天之宮大鐘橫撞山空玲瓏犀顙戢戢

步趨肅雍祖印禪師蓋其長雄寬而邊幅壯而踈通
謙以自牧衆所追崇如海下之百川則宗論其世家
非侯則公棄之恥言安樂巖叢與彼假我染衣妄庸
垂涎富貴忘其頂童雀盧自誣者則若不同也余自
襄沔南歸新豐道由淮上託宿山中欣然見我如舊
游從日陪杖屨摧頽兩翁偶立小語又指役工紛然
斧斤聲雜鼓鐘坐僧日多其來無窮庸免包藏衰老
篤癢跛盲失心不祥之凶作堂館之工行告終矣要
余卽之周行廡廊入門踈快密室虛窓褰幃設簾宜
溫宜涼濯衣柵榻負暄橙牀藥鑪茶鼎可劑可湯願
指如意失其異鄉卽戲問之欲資抵掌豈有少年如
遂青狂法戰不勝昇入此堂者乎豈有垂死如剖偈
強而敢橫機摩疊大陽者乎豈有英靈如黃涅槃杖
擿病者隨起激昂者乎豈有病瘡枵然空房而嘗臥
處尚多痂瘡以火燒之皆熏陸香者乎豈有頭陀以
紙爲裳而其迅機石火電光方酬洞山言訖而亡者
乎祖印愕然視余嗟咨如子精敏亦迷怪竒甘棄坦
塗而行嶮巇子知太平無象可窺雨露霜雪自然四
時我廩旣高里無呼追雞豚社飲老幼扶攜安用鱗
鳳之與菌芝耶昔維摩病臥毗耶離教誨天魔使令

艷姬手提大千戲而擲之世尊有疾則異於是背痛
乃臥須乳作麋而已何嘗變化怖駭羣兒乎余聞其
說乃加敬虔而僧祖傳祖印所賢而余里閭又掌寺
權婆娑獻誠願拾此言丐余文之爲記以傳夫千里
水濫觴其源若合衆流遂成大川則知此堂衆檀成
焉增土爲阜增毛爲氈兩尼勤勤佳其精專同其調
度所費緡錢蓋六十萬淨願乃圓有僧道齊以身率
先雜衆工中唱叫挽牽十方之多道俗嗟羨咨爾堂
衆諦觀病緣此四大軀無可肇堅生死之趣愛見所
纏雖相扶持終各棄捐當令以觀常自現前授與此
疾非人非天是我自業成熟則然受盡還無如難出
燭此心自住如珠在淵觀苦進道諸佛憫憐歲在丁
未建炎改元季冬初吉集者駢肩敘多率衆二百九
員領衲景修守珂守詮至其綱維又揀耆年辦衆法
欽牧衆法璉叢林精神照映雲泉祖印爲誰住持仲
宣而作記者寂音老禪

合妙齋記

無盡居士真拜之明年大晟樂成詔試於西府余適
在焉無盡曰聲起於日而律起於辰四十有一而陽
數全三十有六而陰氣備如黃鐘之律九寸而爲宮

增之毫釐減之杪忽則其音不應宮苟適其和是謂之雅熟視其理蓋大徧無外細入無間余曰諸佛衆生日用無以異於此其體本自妙而常明因緣時節不借語默其義自見違時失候則擬議而動其義自隱諸佛知此者也故善用而合本妙首楞嚴豈不曰雖有妙音若無妙指終不能發如我按指海印發光哉衆生昧此者也故不善用而成麤大智度豈不曰猶如利刀惟用割泥泥無所成刀日就損哉余涉世多艱困於憂患後三年華髮海外翩然來歸依資國寺乞食故人而老焉晨香夕燈經行晏坐翛然靜住索爾虛閑追繹大晟樂之和雅而庶幾善用其心以合本妙之意也遂以名其齋曰合妙又爲之記政和四年二十五日書

信州天寧寺記

江南山水冠天下而上饒又冠江南自昔多爲得道者所廬鷺湖龜峯懷玉號稱形勝而靈山尤秀絕蓋唐義武初西平周王發其天藏也初建精舍名興聖祥符天子改賜普明沙門德延以講學聚徒甚盛弟子德熙者有智略實陰相之崇寧二年詔革以爲禪林賜田度僧聽遇天寧節進功德疏太守周公邠命

長老德延爲第一世而以僧正德熙董其事也三人者敘立顧瞻而歎曰寺以羣居而自爲戶牖犬牙相接如蜂房蟻穴非相臣所以建請集禪衲演祖道上延睿筭之意於是蟬蛻其卑陋而一新之也入門縱望序廡翼如而進層閣相望而起登普光明殿顧其西則有雲會堂以容四海之來者爲法寶藏以大輪載而旋轉之以廣攝異根也顧其東則有香積厨以辦伊蒲塞饌爲職事堂以料理出納特建善法堂于中央以演法開毗耶丈室以授道又閣其上以像觀世音示以聞思修令學者入道也粥魚茶板霜顙

頂鳬趨而集寂無人聲餘復聲而禪齋密室冰懷雪慮株枯而坐不見心相惟身相也嗚呼西平王郡太守雖異世而姓氏同前以講後以禪而領袖者雖異趣而名號同也吾聞浮圖未成故裴公美爲玄度之後身千尺像畢而僧護爲僧祐道宣之前身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宗衍禪師出自白牛法窟中來嗣延公之法席分照覺之祖焰道行孤峻爲邦人所欽然人但見其能集前人之大成幻出樓觀而不知其游戲也政和元年八月又詔以天寧萬壽名寺七年三月遣僧慶瑫來乞文以記其事余雖未獲覽山川之佳

氣披華構之雄誇然能系而爲之詞也辭曰

羣峯寶勢爭嵒嵒雲收眼寒空翠搖靈山獨受王水
朝跨水誰作朱飛橋蒼官馬鬣低龍腰谷風吹空翻
海潮忽驚寶坊礙層霄天花細雨紛墮飄草衣大士
睡霧消定力持之日劫超太霞仙子坐可招夜晴往
往聞吹簫西平賢王想風標長劒拄頤氣勇驕擅此
興聖開前朝宋興和氣彌宇宙佛宮道祠恩益厚初
以毗尼相講授易爲禪林冠江右大鐘橫撞午梵奏
紫金光聚世福祐苾芻千指聚拜手太平天子千萬
壽切雲樓閣誰所構臣子淨願力成就白牛乳犢師

子吼虎谿嫡孫氣竒茂學者趨之俯並首我作銘詩
招爾後斯文與山俱不朽

高安城隍廟記

城隍廟者故使君應侯廟也應侯世高安諱瑱隋李
政荒天下盜起李密起鞏王仁德起鄴皆稱公李子
通起海陵邵江海起岐州薛舉起金城竇建德起河
間皆稱王劉武周起馬邑劉元晉起晉安林士弘起
豫章皆竊尊號高安豫章屬邑也侯時以布衣募兵
烏合而擊之士弘却隱去因嬰城固守唐武德元年
五月甲子唐公卽帝位五年十月己巳林士弘殄滅

嗚呼方是時賊兵浩如海孤城耿如塊微侯之忠勇
義武則民魚肉之久矣朝廷旌其功授以刺史符於
是千里親之如仰父母旣沒贈尚書左僕射廟食此
邦蓋五百年而書功烈者詞不達意余嘗歎息之政
和六年九月十六日因請福許銘廟念文字陳陋又
罪癢懼瀆神聽藁成復壞者數矣越明年二月二十
六日夜夢有客過余甚都雅曰向許我詩當以示我
夢中問公誰氏曰我唐人居湖中旣覺三鼓矣坐而
假寐又夢理前事旁有贊者曰應侯君也於是起呼
燈火洗心爲銘銘曰

煬帝南游江都湄唐公集兵禱晉祠連和突厥人戶
知傳檄諸郡稱義師豫章邈在江之西殺氣熏烝喧
鼓輦芟民如芻救者誰應侯忠勇英特姿精誠貫日
如橫霓振臂大呼老幼隨空拳烏合當新羈賊鋒爲
却氣少衰守城泯默天助威賊雖猖狂其敢窺民甘
九死侯生之不然蕩滌無孑遺故宮下瞰緣錦谿過
者肅趨不敢馳功德之大山嶽巍惜其粉飾無雄辭
心許作文恨陋卑夢中索之不呵譏俾侮神者讀此
詩知神威靈不可欺

石門文字禪卷第二十一

丹陽居士賀

明餘心衰中然其天但如規圓臥其好質
咬齋實耐習大和步以空峯鳥合當禪羅規輪爲
蓮華變因咬咬煉香詣飄秀忠良英特交酬隨貫日
映軒燭精微蘇華明新章暨五公之西錄余熏然
繼帝南流云清韻曹公集其齋晉師數味矣人只

石門文字禪卷第二十二

宋江西筠溪石門寺沙門釋德洪覺範著

門人覺慈編錄 西眉東巖旌善堂校

記

無證庵記

余頃得罪謫海外館于開元之上方儼師院日與彌
勒同龕頽然聽造化琢削有道人械類叢林欵余甚
勤曰吾泉南分化至此與語脩然令人忘百事逃空
虛者聞足音而喜矧置身蠻夷論効鳩舌衣纏花貝
心緒休然非復中華氣味而見道人哉相從蓋百許

日問出世法余曰有亞聖大人出世南州臨濟十世之孫號靈源大士者今爲法檀度譬清涼月下矚熱惱天下名縑奇衲龍蟠鳳逸而趨之子可跨海北去無後時矣道人愕曰敢不承教翼日翻然而去余蓋莫敢必其所往後三年余蒙恩北歸館于石門精舍有力持書視其款識乃吾證公也發緘疾讀則知其不鄙棄余言見靈源於龍山兩白矣嗚呼子可謂真有志於道者耳又三年靈源棄學子分化他方余拜塔而至於見證頗然人羣中攀翻追繹海南之人煙樹石紛然落吾目中爲留一昔曰吾措庵自藏子

當爲我記之問庵所在證笑曰以太虛爲頂以大地爲基以萬象爲牀榻以天魔外道爲侍者舉足下足皆是妙圓密海余心知其戲曰子豈所謂隨身叢林者乎問其名曰無證曰圓覺謂一切衆生皆證圓覺學者以爲至矣余笑以爲誣之也本無數量不落識情奈何謂之證乎謂之證譬如加首於首名爲染汚吾又強區分別之無證蓋就學所知言耳若親見靈源於寶覺背觸之拳則當以身爲舌爲說之尚無證之足云乎余曰有是哉因序其語爲之記

菖蒲齋記

東坡居士性喜推挽後進之士知名當時多公賞識者然以今多士猶未足以飽其欲而雌黃遂及草之微以胡麻杞菊之賢於其類援筆而賦之則名聲亦能光顯於後世暮年又以菖蒲之才爲邁秀居以銅盆培以怪石挹寒泉而灌之根須連絡於璀璨之間其色蒼然可翫也天下以公之所翫從而翫之柯山道人如公行雲山中所至不蓄長物獨於菖蒲而友之至以名其齋江南洪覺範見而歎曰菖蒲爲物無異味可嗜嚼而君友之無厭非能知東坡所樂之真則尚烏能談此情味乎支遁蓄驂騑以寄逸想慧理呼白猿以發高韻而後世多其風鑒君之所寓其清修絕俗之致豈減遁理哉爲之記以示知君者庶亦知余言之非誇也

舫齋記

宣城李德孚有美才善屬文宣和初與余邂逅於長沙年旣相若且同學又相好也久之德孚侍親移漕江左而官之金陵卽官舍之東闢室以觀書其室連數楹而戶相重東西而視如在船中乃以舫齋名之有客聿至視其榜揭而疑之曰以子爲隱者耶則忠義之色功名之志見施爲語言以子爲非隱者耶則

山水之意嗜好之異與儕輩不侔於是避席而問之曰夫渺漫際天一碧萬頃微風徐來雪浪山湧一葉傲睨其中覆却陳乎其前而不入其舍者津人之妙也子寧欲從事於此乎曰操舟之爲非吾事也害利之域並首而趨憎愛橫生頃刻萬態瓦合流俗與之偕而不與之俱逝是知津之妙也子寧於是得有得乎曰問津之學非吾志也然則既不事乎操舟之爲又不志乎問津之業而乃列五經之遺編布百家之陳說明窓棐几繼晷然膏冥搜博求探賸索隱與古聖賢相際於百千歲之後若心同而意契德符而道通

殆將簡之而弗得所謂吾無間然者其或醉心墳典則直造淵源翫意羣書則涉獵涯涘放浪詩書之奧望洋渾灝之間則孔子之所得知之矣其浮游萬物之祖者耶送之者皆目崖而返矣德孚仰而笑俯而應曰吾非放愁也但吾以忠信孝友爲煙波隨所寓而安之爲舟舫昔馮夷得之以游大川漁父語已緣葦而去意竊慕之如是而已矣客愕然無對明年復來長沙理前事以語余請書以爲記於是乎書之

一擊軒記

宣和元年冬余自臨汝以職事來宜春暇日與客游

天寧宮愛小軒脩竹解衣礅礪終日不忍去長老德公請名其軒余曰一擊客問其說余曰香巖閑禪師參道於瀉山久而不契乃焚盡餅之書歸庵南陽糞除瓦礫擊竹而悟余以是知道不可求也使道而可求則肉飯鷹兇身當坐榻與夫伐冰食玉之貴谷量牛馬之富者皆舉意而得有謀而獲者也客曰然則道終不可見歟余曰吾聞諸雲庵以謂道不可求而可致也如入市黑白暗走嶺海望京師疲歲月於道路卒不能獲居肆於八達之衢不以必得爲計則貨也有時而自致昔人嘗嗜草書行則書空臥則劃席夜聞灘聲而得妙曉見蛇鬪而入神與香巖同科而異致且道豈有麤妙哉學者根有稚敏耳時方貴敏故叢林有思齊之心石霜一年而悟道吾以爲敏永嘉一宿而悟曹谿以爲敏香巖一擊而悟庸詎知此君不以爲敏乎德公請以爲記余知其爲雲庵之嗣也故併書載其說宣和元年十一月日

忠孝松記

宣和元年余謁枯木大士成公於道林是日遊客喧闐喜氣成霧余曰噫嘻登高望遠此日猶然其荆楚舊俗哉成笑曰有異木產吾冢巔非緣佳節也於是

導余登清富堂下臨瀟湘如開畫牒千里纖穠一覽而盡得之蓋龍圖聶公以詩眼增損發其天藏也故其形勝冠於湘西暇日必俱賓客燕賞於此堂公所建也想見其風流餘韻不減叔子之峴首而其去思遺愛有類召伯之甘棠之左有奇石狀如覆斛稚松貫石而出初如挿秧未閱旬高尺許孤根秀拔分枝調達紫鱗翠鬣之中已有合抱凌雲之氣豈地靈獻瑞著公拔擢之異乎公自荊湖奉使入對未幾年三遷要職遂尹京都實鍾臨川之英氣而其學出於舒王有石之象松爲蒼官爲十八公玉版之榮金甌之拜跬步可待有松之象丁生夢之猶爲後世美談況目覩其異乎成曰心法之妙不可以言傳而著爲忠孝之効故種石而玉生知其孝倒植而竹茂知其忠譬如太平無象而出菌芝見麟鳳然彼各得其偏如公則道契至上名落天下富貴追逐之不赦而忠孝之瑞并見於松石之間蓋理之固然於是像公之形儀置堂之上而名其松曰忠孝以慰邦人之思顧未紀其歲月於是使其客甘露滅爲之記

朱氏延真閣記

出高安之西門行五十里山川有佳氣草木有華滋

桑林有秀色民俗有古風如武陵桃源如剡溪赤城有隱君子朱堅伯固者世家于此特臨廣陌爲危閣以延真爲名余自京來歸過而登焉凭欄而睇煙雲杳靄形勝纖穠一覽而盡得之而恨其名未足以副其趨謂伯固曰君風度儒者也年方壯有美材乃不以功名富貴爲急甘隱約於山林也而雅志欲延真豈有說乎伯固曰然吾當語子夫功名富貴偶然爾士以身徇惑也何以知之漢武帝見相如賦喟曰吾安得與此人同時及見之止以爲上林令富貴若不可必也唐太宗見馬周之論促使召之接武於道及

見之談笑而斷國論富貴又若可必也李廣之伎無雙於天下及從式師出征迷失道路竟不得侯而死功名若不可必也薛仁貴白衣從征遼東以三矢而定天山卒爲名將功名又若可必也吾以謂人生百歲如駒過隙要當從吾之志耳昔梅子真補南昌尉時放浪此邦有別業之遺基在焉已爲道士廬元始中棄妻子歸壽春後人見之於稽山變姓名爲吳門卒而傳不書其終其爲仙明矣庸詎知其不雜屠沽尚往來故居乎吾爲閣以延之儻幸及見又庸詎知不攜吾登毛車渡弱水以游道山哉余不得而答乃

敘其說援筆而記于壁

思古堂記

東坡先生曰孔子孟軻道同而其言未必同何以知之以其言性知之孔子曰成之者性繼之者善蓋善者性之効爾而孟軻曰人之性善孔子之言譬則如珠走盤孟軻之言譬則如珠著氈夫珠非有二者走盤則影迹不留故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性既有言矣乃曰不聞是其可以影迹求哉著氈則觀者庸詎知不疑簞縛亦可以留珠乎故荀卿又言人之性惡自善惡之論興蓋有不勝其言者

聖賢相去百年而其言相遠如天淵況不翅百年而守衆人之言爲知道非愚則狂顏淵韓愈異世而同出孔門然其識有深淺何以知之亦以其言知之淵飲水曲肱在陋巷不改其樂此亞聖全德懿行也而愈謂哲人之細事愈且未知顏淵能知孔子乎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大蓄其德然言行之精以韓孟之識有不能盡窺學者其可不思乎吾嘗誦之三衢毛庠文仲少有英氣深於學問而善功名富於翰墨而飽籌策以破趙會食爲迂伏軾下齊爲樵所與游皆天下第一等流遭時外平疆場久空無所施其

材蹇寓一官不甘憂患折困袖手來歸圃于衡嶽之下寢處晴嵐夕霏按行春花秋月弄琴閱書以娛賓客枵然與世相忘而名其堂曰思古與東坡之論相表裏如維摩自藏於不言之中以發文殊之義縉紳高之文仲歿其子在庭季子以書抵余曰惟子可以知先人爲堂之意強爲我記之故余獨載東坡之論以著文仲之高然晉劉寔作崇讓論曰世議士名德不迨前人非也時非乏賢士不崇讓耳然則士必生而能賢不由稽古之力爲循牆異牀之僞是學使寔不死登此堂將逃羞無地尚何論哉季子年二十餘

種性工文聽其論古今瞻博絕倫真能世其家者也故樂爲書之

遠遊堂記

宣和元年秋八月朝奉郎夏公自天府謫官祁陽明年三月至自三峴館于靈泉寺寺臨大江江流湍急斷岸千尺萬峯環之如趨如揖如翔如集公構堂其西盡收其形勝靖深以宜茂林脩竹虛明以隔囂聲塵氛而名之遠遊重九後二日余從公登焉對立凝睇晴嵐夕暉浮動乎綠疎青瑣之上促榻對語笑響散落乎千巖萬壑之間於是隱几枵然忘言蓋其倚

功名於憂患之外玩雲川以自娛心飽新得百想俱滅然知國知兵百未一施而沉冥小邑如對彭澤之狄梁公通泉之郭代公乃名所居之堂爲遠遊何哉嗟乎世之識眞者寡所從來舊矣表天綱識武后於襁褓驚曰貴武氏者此兒也使天綱果識眞當曰亡武氏可也賀知章果識眞當曰游仙可也夫一塵翳目天地四方易位袁賀方眩夢幻以其禍爲貴以游爲謫要不足怪也公今去國之遠而能酬酢風月安樂泉石酒後耳熱侍兒扶掖而歌則忘其身之爲逆旅謂之謫可乎公嘗首肯余論祝余爲之記公諱倪字均甫其先江南人嘉祐爲名臣之後凜凜有祖風者也

普同塔記

人之有死生如日之有明暗死生相尋於無窮而明暗迭更未始有旣然知其明暗者固自若也生順而死逆衆生當其變則駭異之孔子但曰原始要終知死生之故知其故則知其不駭蓋不欲深言之莊子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旣不與之變當卓然而獨存者也莊子著其理而未盡其情若西方之教則痛言之而盡其情曰若先有生而後有死者則世

未見不死而生若先有死而後有生者亦未見有不生而死譬如尋始末於環輪之上求向背於虛空之中則死生之情盡自佛法入中國奉持之者纔總其法度參差不齊獨百丈大智禪師以禪律之學約之人情折中而爲法以壽後世故其生依法而住謂之叢林及其化也依法而火之聚骨石爲塔號普同塔諸方皆建塔近僧坊遠不過一牛鳴蓋大衆將送火化則荷薪而臨瀉山獨拘於陰陽之說謂近寺不宜爲葬地自開山迄今三百年建塔於回心橋之南其去寺十里故親臨之法往往不能繼也空印禪師軾

公住山十餘年百廢具興其所以安僧宜有者大備獨以普同塔未建爲憂一旦與侍者登山之西嶺相其形勝施長材鳩工以爲之開大穴以石爲宮又屋於其上棟楹翔空雲煙蔽虧萬衆懽呼聲應山谷興修於宣和二年之春斷手於秋八月空印恨未有記以紀其歲月遣侍者覺惠來求文余歎曰叢林之衰諸方皆輕僧厭其多而窘於食空印旣成堂宇浩然如江河之無極至者必納又爲造塔以待其終其敬僧荷法之心可謂至矣嗚呼僧者佛祖所自出厭僧厭佛祖也安有稱傳佛祖之印而反厭佛祖者能契

聖乎空印之意可無書乎

瀉源記

岷江因山爲名初發泫然濫觴漫衍而至楚則爲際天之雲濤萬斛之舟解風而不敢濟瀉山因水爲名衆泉感發於煙霏空翠之間旋紆走碧匯爲方淵蒸之成雲雨放之成江河蓋岷江資之者衆而瀉水善養其源也住山空印禪師笑曰一法界中無假法者故揭於大仰堂之南榮曰瀉源欲學者觀水之有源知自心之靈源未嘗竭也蓋岷江之資衆知衆智之不可不學也然先究自心後資衆智道之序蓋如此

故善財童子南詢諸友必曰我先發菩提心如何名菩薩行有人於此因山中之氣候更四時之晴陰入重重法界方其宿霧蒙蔽微見淵色則若凡夫雖有染心而性常明潔霧開而澄滓日光下徹則若二乘已澄諸念定慧超越更昏眊之湛然視纖埃之不隔則若人牛兩忘而蓑笠未徹微風徐來方淵鱗鱗波波之中頓見方淵而波非大方淵徧入衆波而淵非小則若歛目於樓閣之前見三世於一念嗚呼瀉山爲湘南大叢林而空印道光兩本搥大鼓臨人天萬指圖遶今乃退藏於不言之中借山泉爲欽體聽萬

象以說法何也蓋道不可以言傳故前聖賤言語小譬喻又欲學者自得之故設象比興以達其意韞瑟文羅不言佛身不可以色相求也而供養栴檀塔座多寶如來不言根塵俱寂卽是自身也而以寶塔聽經余觀前聖莫不然何獨空印哉宣和二年八月初吉會余於湘西之瀕夜語及山中之勝曰恨子未見吾泉然強爲我記之余戲曰師以山泉爲舌爲衲子說法界自在緣起無生之法而余以翰墨爲五色藻辯才而畫圖之他日有尋流而得源悟意而忘象者可以拊手一笑中秋前一日記

栽松庵記

僧史補曰四祖道信禪師以唐武德七年至破頭山愛洞壑深秀有終焉之志禪者相尋而來遂成叢林有僧不言名氏日以種松爲務私請祖曰衣法可以見付乎祖師老之曰汝能再來乃可耳於是僧出山至濁港見女子浣呼曰我託宿得否女曰我家具有父兄可從問之僧曰汝諾我乎女曰諾女周氏之季也僧卽還山中危坐而化周氏之女因有娠父母怒而逐之於衆屋之中日庸紡里閨間已而生子女以爲不祥棄濁港中明日視之踟趺波間汭流而上異

之收養七歲隨母往來黃梅道中四祖偶見問曰童子何姓曰姓固有但非常性祖曰是何姓對曰是佛性祖曰然則汝無姓耶對曰惟空故無於是四祖笑之乞於其母爲剃落二十授以衣法爲第五祖卽游靈峯見栽松之全身又至東山見周氏之全身濁港周氏子孫之盛殆今甲黃梅三尺童能言其事僧贊寧僧史曰五祖弘忍禪師者姓周氏本河南遷止蘄之黃梅誕生之夕異香滿室此矯誣之詞也然可證佐者母旣出於周氏而曰祖師姓周乎僧契嵩作定祖圖亦不能辨何也豈當衲子以常理疑之乎夫聖人之託化豈假父母之緣如伊尹生於空桑竇公在於鷹巢獨不論父母之緣耶自唐至今學者疑信相半不能決也建炎元年十一月記

布景堂記

宣和三年秋萍鄉文益之還自大梁過湘上會余夜語及里中奇豪而高侯尤其魁壘者侯學精敏而齒少行修潔而材高雖隱約寂寞之濱而名滿縉紳之間所居有風泉雲壑之勝茂林脩竹之美四時之景陰晴異態穠纖畢見構亭佳處而名之曰布景余因得其爲人而想見其處恨未能與益之從侯相伴乎

其上援筆而賦之越明年春以書抵余曰山川之妍
美閱古今而不盡萬物之榮謝供四時而無窮然特
若爲閑適者所施設而爲悲愁者所乾沒也玉輪流
輝蒼崖哀湍天下之清絕也而倚娉婷者不見節絲
竹者不聞畫公曰月色靜中見泉聲幽處聞者譏之
也紅艷之閑美鳴禽之過前物外之奇觀也而憂國
者以爲悲行役者以爲愁少陵曰感時花濺淚恨別
鳥驚心者哀之也吾口先王之法言逢至治之聖世
勤田園以供伏臘琴書以娛賓客偏親慈和而耳
目聰明弟昆孝友而樂易賢雅所謂悲愁者於我亦
安能神哉以吾之閑適較市朝當十倍吾亭雖陋然
萬景分布吾前受吾約束眞造物之爲施設非經營
而得招要而至者也予其爲我書之余曰昔支遁之
愛山乃買沃洲之小嶺賀知章之愛水特上疏以乞
鑑湖其風味雖清妙而正所謂經營招要者若之紫
芝則不然偶愛陸渾山水之佳遂留六年余觀高侯
之趣味殆亦紫芝之流乃欣然爲記之

少陽義井記

建炎元年六月蔡陽野墅僧子辰俱潯陽檀越陳壽
還自白湖過少陽渴甚須水道傍皆近人積水穢濁

不索相與歎曰江淮要衝而地無美泉何以止往來渴心相約出錢開井于湖之左而白湖楊元廣彥隆亦欲協成之有僧祖慶實董其事工畢泉甘涼邦人賴以灌畦飲啜行人盛暑爲歸宿之所易曰改邑不改井以象正君子之有恤心雖大行無加窮居不損又曰井者德之地以象有煩心之德虛其中而不自有之也歟嗚呼二三人者不獨爲濟衆無窮之利其亦尚德也哉十二月望日記

萃巖院記

代

政和四年春二月余自高安赴官臨汝行豐城境十

餘里奇峯秀深沃野自獻有白沙清流茂林脩竹之勝望林表出楯瓦路人曰其下華嚴院也遂造焉碧杉脩徑苾芻戢戢出迎客厦屋崇成如幻出禪齋風櫺金碧隨目殆應接不暇問住持僧惠訥曰院以父子傳器而服玩不減禪林何哉訥曰教有頓漸道無禪律今兩者相攻以其私而佛法微矣譬如棗中蟲徒自蠹壞出家蓋大丈夫事其說甚高緒餘土苴足以道廣孝慈上助清化今其衰其徒特不足知此如鳶翔青冥而心不忘腥穢求教之興三尺童子知其難余首肯其說而心奇之秋七月訥遣僧抵余曰吾

廬居於唐光化之元年名報恩迄本朝治平之三年
詔改賜今額嘗燼火廢爲丘墟草屋數楹僅蔽風雨
者自善明至懷珍七傳訥寔繼珍後因淨檀首建三
門作兩序屋修普光明大殿前峙雙閣一以像僧伽
一以館鐘虛東爲香積廚繞以複屋闢典事堂有廩
有厠西爲三聖堂增其後架設賓客館有漏有廐造
演法潮音堂總屋於其中又建華嚴閣於寢室之上
以實毗盧法寶之藏高深雄麗吞風吐月凡禪林所
宜有者畢備僧至如歸轟轟鼓魚泯泯作息要不愼
諸方經始於崇寧癸未之春斷手於政和乙未之冬
吾方念能事雖畢而後之來者未知飯僧報佛無窮
之意而公適儼然辱而臨之非夙緣乎幸強爲我記
之余曰今人持左券以取寓物未敢必得然爭毛髮
之利斫頭穴胷何知慮刑而訥宴坐一室影不出山
能使施者填門不十年之間化瓦礫之墟爲梵釋龍
天之宮此其才必有過人者視其中渠渠欲置人於
慈祥之域而專欲以精嚴自礪與夫裨販如來以自
賦者異矣使其聞訥之風亦可以少泚其額云

寄老庵記

代

高安南州之屬郡地連西山廬嶽之勝俗美訟簡士

大夫自爲江西道院飛楹畫棟間見層出於茂林修竹往往皆浮圖老子之廬龍城院去郭餘一舍山川精神發於雲泉林壑間如人眉目處余家筠谿之上少時往遊焉窮奇索幽信宿彌日便有終焉之計一行作吏轉徙四方登高臨遠未嘗忘於龍城也政和四年冬余留京師官冷口衆自厭風埃又病店彌月愈不憚而覺範道人適自高安來夜語及龍城舊游翛然忘紛而疴亦棄余而去問覺範誰從子游有老僧志淳者其爲人木訥而靜深易親而難忘今結庵於鳳回峯之西名曰寄老每曰高風頽於無勇白業

毀於有累前聖知之故令比丘一飯日中三宿桑下吾幼知人間情緣爲累故棄之而學道知方外事法爲累又棄之閑放然諸餘勃率飢食困臥猶累於老未可棄去故特以寄之因以名吾庵嗟夫世方以累爲榮而爭趨之淳獨超然高蹈賢於人遠矣吾聞天台智者臨終門人問所證答曰我不領衆早淨六根以傳法利生止證內凡五品耳淳之志其以是哉明年上元覺範南還因理其事爲之記使歸刻石山中他年當乞身歸田幅巾杖屨以從淳游尚未晚也

吉州禾山寺記

代

始達磨自西來以法授少林慧可而衣鉢爲信五傳至曹谿慧能能知其道信於天下也藏其衣鉢而化故世稱曹谿之門得道者不可以數計然獨大長老行思懷讓克肖前懿號二甘露門思睠廬陵山水而老於青原讓亦庵於衡霍之下石頭希遷者思高弟也從讓游思實使之馬祖道一者受讓記荊卜鄰青原久之遂終於石門讓實使之今天下指目江西爲禪宗法道之源者以曹谿一子一孫首辱居焉永新爲江西山川形勝之地城南有山巋然深秀晴嵐夕暉應接不暇者唐僧達奚棲遲之所也奚不知何許

人以文德初始至刀耕火種住成法席致嘉禾之瑞因以名山號大智禪院院僻嶮初未著於諸方吳順義二年僧無殷中興之恢復法度學者趨之如雲殷九峯虔禪師之嗣青原八世孫也方是時禪學之弊巧見異解殷以擊鼓之機脫略窠臼於是宗風大振學者賴之嗣殷者有契雲自雲歿代居者名存實亡大中祥符初詔改賜甘露禪院有楚材者道價重一時法席之盛追比殷時又十世而有德普有高行自黃龍窟中來普歿七世而有妙湛大師法安初以政和元年自祥符移居之五年視前營構增其所未有

者新其所已壞者於是莊嚴紫金光聚則有殿樓稱如實旁行之書則有藏會四海苾芻求寂則有堂辦香積伊蒲塞之饌則有廚像祖師則有閣館鐘虞則有樓升座法施之堂則曰無畏集定傳道之室則曰大智而閣於室之上名善應修廡複屋高深壯麗冬溫夏涼重規疊矩叢林號廬陵第一嗚呼妙湛之游戲於是作可謂集諸老之大成者也安走使京師乞文記其事余方困頓黃塵寄逸想於雲泉杳靄處恨未能角巾藜杖與山中高人游厭飫清境然余非學佛者其詭祕多溟泮然竊嘗論之忠孝碩大如宋王

或唐魏元忠徐有功輩初未必皆深於佛理觀其臨禍福超然自得豈所謂所聞或淺而其義甚高者歟故余於禪學凡鉤章棘句凌跨方等汗漫橫流者則非肉眼所能勘驗至於生死之際有不容其僞者矣無殷將化集衆謂曰後學未識禾山今朝識取因怡然而逝德普之將化飲食畢談笑而寂然其言論風旨無所傳聞妙湛雪竇之後又青原之遠裔吾將觀焉既論之又系之以詞曰

龍谿落石雪浪犇萬山環之如虎蹲凌霄白雲相弟昆七十一峯讓其尊煙霏搖空含朝暾微風徐來掃

具之華見者知焉登法堂望寢室窅然靖深者年僧
雖倒屣迎客客至如歸焉退視其私則廚庫廩廩莫
不整潔遊衲解包願指如意於是慨然歎曰誰爲之
者何其材乃爾有餘耶住持僧守道曰院基于唐有
田畝山林五代烽火之餘券牒亡失多爲比鄰所侵
院因荒殘如逃亡人家者二十餘年詔賜今額熙寧
之初僧圓智者白官請牒來居焉有恢復之意未幾
物故至是化爲麋鹿狐豹之區元祐六年縣以玉谿
僧子腴領住持事經畫三年未舉而化守道實傳器
於腴者母李氏憫其頽壞施粧奩以開墾田畝用陰

陽家之說下舊院百步伐山爲基鳩工於崇寧元年
之春斷手於政和八年之秋而吾院克成其弟守遠
者寔陰相之余聞曹谿祖師也而腰石夜舂牛頭宗
師也而躬自負米皆以供僧也及其衰也稱嗣祖傳
法者護食而拒僧道公於是時乃能犯拒僧者之怒
而延納之此心日月不能老也道曰吾非有心以時
特愛惜普光禪師與衆力耕見金而不取同伴詰之
曰今吾未用也俟吾他日把茅蓋頭資以飯僧味其
存心與今認十方僧物爲已有者異矣道慧敏而老
其立事有過人者遣其徒寶宗來求文以記余愛道

所論併爲書之

先志碑記

代

政和元年余爲湘陰令湘陰瀕楚水臨洞庭連檣萬艘天水相接盡獻南楚之形勝愛其風俗之純美民訟之稀少士君子博學而知要篤實而有文窮不忘道富則守禮邑之南郭鄧氏之富至統袴僮奴谷量牛馬然奉身甚約禮士甚恭邑人皆化其德其子汾循道議論有英氣直諒而勇於爲義縉紳高其才今爲承直郎余游相好也自余之宦湘陰餘十年無日不思縛屋湘尾分湖山之勝從父老之游且將老焉

宣和四年夏循道以書抵余曰天降罪罰不自殞滅上延先考啓手足時則有遺訓吾承祖宗餘慶坐享溫煖族大口衆貧富錯居欲贍給其貧者未遇皇暇汝其承吾之志言卒而棄諸孤嗚呼公尚忍言之已於今年元日與族人爲約券月給穀一斛男議婚錢十千再婚減其半女議嫁者錢三十千再嫁則減其半備喪者錢十千及葬更給其半歲月弗窮而存歿弗常不敢負標以計數限斛以爲額庶其利流百世而不弊子其爲我書之將刻石以昭示子孫使無忘先訓且欲族人想見先考餘風遺烈也昔范文正公

念族人游宦未歸多厄於飢寒則建義莊於姑蘇以給其伏臘舒王請輸已俸買田蔣山飯僧爲王氏之亡者修營冥福文公贍其生舒王福其死循道獨立券約恩及存歿此其東南賢士大夫多稱其可以無書乎系之以詞曰

漢祚中興天所佑篤生奇臣掃穢垢杖策軍門謁劉秀功業千年粲星斗鄧侯受材極奇茂毛骨似之豈其後清明在躬氣渾厚慈祥照人資孝友邑人依之扶老幼梗楠參天覆清晝毫末養之至成就百未一施舟壑走疑侯功名在懷袖取之易然行探手湖山禹頃連戶牖料理風煙課榆柳琴書娛客付杯酒走人之急古或有分財贍族今則否此風移之徧宇宙天子無爲千萬壽念爾族人拜稽首恩無貴賤適所受符之弗忘帝汝祐不然鬼亦扼汝脰西山磬石清欲透刻此銘詩傳不朽

石門文字禪卷第二十二

嘉興居士項德葵施刻此卷
丁緣居士對
長洲徐晉書
上元許一科刻
萬曆丁酉仲秋徑山與聖萬壽禪寺識

石門文字禪卷第二十三

宋江西筠溪石門寺沙門釋德洪覺範著

門人覺慈編錄 西眉東巖旌善堂校

序

五宗綱要旨訣序

傳曰人能自重然後可與言學余以謂自重者必其
天資才全而識遠何以知之張子房三世相韓韓爲
秦所滅時年二十許弟死不葬袖鐵椎擊始皇悞中
副車走匿下邳乃能跪履於父老及佐高帝定天下
漢業已成糝糠王侯掉頭不顧思與赤松子遊韓信

微時自藏於怯淮陰少年易之使出跨下一市大笑而色不作及爲高帝大將一軍盡驚而氣不矜談笑而破趙名震天下得亡虜而師事之子房勇擊始皇而讓辭封爵韓信智出跨下而明師亡虜非材全者能自重如是不平祁原詣安丘孫崧學崧以書相分原得書不讀曰夫學者以智高者通書何爲哉藏書於家游學四方學成以書還崧解不傳書之意崧服其敏徐曠學於太學時沈重講授門弟子常千人曠所質問數日辭去或問其故曰先生所講紙上語耳若奧境彼所未見尚何觀重知之憚其能根矩智識粹

美不在糟粕文遠巧妙非止準繩非識遠者能自重如是乎吾故曰必因其天資也夫立志功業傾心名節者世間之學耳若離三界出五有者非夢幻功業戲劇名節可盡而天資無張韓祁徐之英余竊憂之諸佛三昧謂之甚微細智麤浮心識其能至哉菩薩行海謂之旋陀羅尼門鄙陋志操其能入哉學者之才如蓬芒之微而所授之道如萬鈞之重雖至愚知其不可然猶紛然不知愧可笑也爲弟子者心非其師而貌敬之爲師者實鄙弟子而喜授以法上以數相羈縻下以諂相欺誑慢侮法道甚於兒戲嗚呼肯

清辨菩薩以芥子擊修羅窟而隱候龍華道成乃問
未決之事謂今彌勒未具徧知也辨之求師何其難
也達摩達恨師子尊者不令嗣祖渡谿見女子浣露
其足念曰此脛乃爾白晢耶師子忽至曰今日之心
可嗣祖乎師子之求弟子何其審也大法寢遠名存
實亡其勢則然蓋管中夜起喟爲之涕零余少游方
所歷叢林幾半天下而師友之間通疎粹美者尚多
凡至精深宗教者亦已少矣又三十年還自海外罪
廢之餘叢林頓衰所謂通疎粹美者又少況精深宗
教者乎百丈法度更革略盡輒波及綱宗之語言如

雲門綱宗偈曰康氏圓形滯不明魔深虛喪擊寒冰
鳳翥已飛霄漢去晉鋒八博擬何憑雲門非苟然作
也而昧者無地寄其意識輒易以循其私曰晉鋒入
法審如易者之意則康氏圓形魔深虛喪又何義哉
洞山渡水見影偈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吾今
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
與麼會方始契如如其言契如如但一文殊無二文
殊故曰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旨甚明白而昧者
易之曰渠今不是我我今不是渠遂令血脉斷絕豈
曹洞旨趣乎仰山臨終付法偈曰一二二三子平目

復仰視兩口無一舌卽是吾宗旨兩口無一舌瀉山之牛一身兩號之意而昧者易之曰兩口一無舌審如易者之言則是其功時功尚何論哉臨濟付法偈曰沿流不止問如何真照無邊說似他離相離名人不稟吹毛用了急須磨吹毛劒也用卽磨之意不欲犯鋒而昧者易之急還磨旨趣安在哉而以之可疑可謂陋哉獨法眼未遭更易行恐不免耳昔阿難聞誦佛偈曰若人生百歲不識水潦鶴未若生一日而得決了知謂曰吾從佛所聞異於是應曰不善諸佛機非水潦鶴也誦者告其師師應曰阿難耄矣所記錯謬夫諸佛機久而尚爲水潦鶴豈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不作梁武喧爭之語晉鋒八博不作右軍草書乎因編五宗機緣以授學者使傳誦焉

華嚴同緣序

余聞一切衆生識種皆具十法界性謂佛菩薩緣覺聲聞四聖天人傍生餓鬼地獄阿脩羅六凡是十種性本無性隨所熏起任運成就有人於此爲諸人等談無上道解脫知見一切衆生皆證圓覺則識性熏發佛種如是乃至爲諸人等談不義語毀謗三寶一切障道之法則識性熏發惡道種是故如來世尊每

謂衆曰善男子善知識者是汝等最大因緣能令汝輩明見佛性離苦成道事彼知識不惜身命又菩薩願力願與衆生爲不請友其所立誓惟欲衆生悟心成佛然諸衆生自棄自賤貪戀生死飄流諸趣不能逢遇善知識善友如萬頃波尋一瓦礫今惠臻道人欲以是毗盧藏微塵章句不思議妙義結萬人同觀看其設心欲熏發一切衆生佛乘之種是其願力爲不請友而我大衆同得值遇譬如盲龜值浮木孔當生難遭之想起增上善心使易成就埃其畢作爲卵塔書萬人名各藏於塔中虛空可殞而此願力如爍

迦羅惟願剎剎塵塵證明我說嗚呼六道以憂畏飢餓之火所逼燒尚不聞有佛安得聞經哉唯人道一切成就既已見佛又復聞經而不請友曲折誘導更復惰慢作跛驢心是真自棄凡我見前法界性侶幸同進道惠臻道行高潔而飽叢林受持願力久矣成熟是故今同普告大衆是日已過命亦隨滅唯加鞭此道是真知恩政和五年二月十九日書

洪州大寧寬和尚語錄序

但識綱宗本無寔法又曰若以寔法與人土亦難消巖頭說法指人甚要而語不煩亦何嘗鉤章棘句險

設詐隱務爲玄妙哉故其得友如雪峯有子如羅山於生死之際如洞視戶庭未嘗留情近世叢林失其淵源以有思惟心爭求寔法唯其以是爲宗也故高則妄見勝妙之境下則波爲世諦流布而綱宗喪矣余猶及見前輩能言老黃龍同時所游從有若楊歧會翠巖真大寧寬皆一時號明眼而會與真所得法子照映江左語言布寰宇獨寬公少見機緣有石門宗果上人抗志慕古俊辯不羣徧遊諸方得此錄讀之而喜曰雖無老成尚有典刑此語老宿典刑也其可使後學不聞乎卽唱永鉢從余求序其所以命工刻之嗚呼杲之嗜好可謂與世背馳彼方尊事大名譽者傳授其語而杲獨取百年物故老僧之語欲以誇學者不亦迂乎雖然會有賞音者耳

臨平妙湛慧禪師語錄序

傳曰雖無老成尚有典刑典刑且次之則老成蓋前人所甚貴也又曰惡夫碣砮之亂玉則似之而非者又其所甚疾也貴老成疾似之而非者一人之情千萬人之情是也近世禪學者之弊如碣砮之亂玉枝詞蔓說似辯博鉤章棘句似迅機苟認意識似至要懶惰自放似了達始於二浙熾於江淮而餘波未流

滔滔汨汨於京洛荆楚之間風俗爲之一變識者憂之俄有叢林老成者蘄然出於東吳說法於錢塘諸方衲子願見爭先川輪雲委於座下法席之感無愧圓照大通於是天子聞其名驛召至京師住大相國寺智海禪院是謂妙湛禪師慧公未嘗貶剝而諸方屈伏不動聲氣而萬僧讓雄彼似之而非者不攻而自破如郭中令之單騎見虜孔北海之高氣讐魏以其荷負大法故稱法窟龍象以其搏噬邪解故稱宗門爪牙也余與禪師游舊且少相好不見之二十年宣和三年十月初吉有仲懷禪者過余湘上出其示徒語爲示昔蓮花爲聰道者作禮曰雲門兒孫猶在余則以手加額望臨平呼曰豈雪竇顯公復爲吳人說法乎何其似之多也

僧寶傳序

曹谿之道至南嶽石頭江西馬祖而分爲兩宗雲門曹洞法眼皆宗於石頭臨濟瀉仰皆宗於馬祖天下叢林號爲五家宗派嘉祐中達觀曇穎禪師嘗爲五家傳略其世系入道之緣臨終明驗之効但載其機緣語句而已夫聽言之道以事觀旣載其語言則當兼記其行事因博採別傳遺編參以耆年宿衲之論

增補之又自嘉祐至政和之初雲門臨濟兩宗之裔卓然冠映諸方者特爲之傳依倣史傳各爲贊辭統八十有一人分爲三十卷書成於湘西之南臺宣和五年正月八日伏遇判府安撫大學降貴令辰繕寫呈獻仰祝台筭旌陽白日仙去天詔書曰赦汝不事先祖之罪佳汝施藥呪水之功夫施藥呪水期於活人者也活人而能致飛仙況壽考乎余觀安撫大學其牧民臨政皆得佛法之至要和而爲生威而爲殺生殺皆以活人爲本嘗生瀏陽囚徒十有二人於死中佛法之見於和者也戮一賀文而億萬生齒安堵佛法之見於威者也其妙用活人之功較之旌陽殆相萬矣惟其得法之淵源實出於圓照本禪師而不可誣也故余特以禪書爲獻伏冀燕閒之暇少賜披覽豈勝幸甚

嘉祐序

禪師諱契嵩字仲靈藤州人也少從洞山聰禪師遊出世湖山乃嗣其法其道微妙而未法學者器近而不能曉悟而公亦不肯少低其韻以俯循其機因歎曰吾安能圓鑿以就方柄哉聞之聖賢所爲得志則行其道否則言而已言之行由是爲萬世法使天下

學者識度修明遠邪林而遊正塗則奚必目擊而受之謂已之出邪卽閉關著書以改正祖宗所以來之之遺爲十二卷又別定祖圖書成攜之京師因內翰王公素獻之仁宗皇帝又爲書先焉上讀至呂固爲道不爲名爲法不爲身歎愛其誠旌以明敎大師賜其書入藏書旣送中書時魏國韓公琦覽之以示歐陽文忠公公方以文章自任以師表天下又以護宗不喜吾道見其文謂魏公曰不意僧中有此郎邪黎明當一識之公同往見文忠與語終日遂大喜由是公名振海內遂買舟東下居永安精舍而歸老焉公

雖於古今內外之書無所不讀至於安危治亂之略當世同人少見其比而痛以律自律其身其學端誠爲歸宿之地而慕梁惠約之爲人以其學校其所爲未見少差其考正命分於賢聖出處之際尤爲詳正觀學者循奇巧而不知本也乃作壇經贊亡孝背義又循養其欲也乃作孝篇十二章士大夫不顧名實多是已非他乃作輔敎編學者苟合自輕不貴尚以修德也乃題遠公影堂記其所慕也乃作茨堂序因風俗山川之勝欲以拋擲其才力以收景趣乃作武林志至於長詩贊而已殆所謂太山之一毫芒耳公

終於湖山而火化不壞者六物天下聞其風者爲之首東長想嗚呼一匹夫雲行鳥飛天地之間視萬乘之尊其天地之遠也顧巨公貴人雲泥之異也而一旦以其所爲之書獻天子爲之動容天下靡然向其風而卒能酬其志豈非其所自信修誠之效歟後之學者讀其書必有掩卷而三歎者也元符元年中秋日高安某序

陳尊宿影堂序

陳尊宿者斷際禪師之高弟也嘗庵於高安之米山以母老於睦遂歸編蒲屨售以爲養故人謂之陳睦州臨濟至黃檗衆未有知之者而公獨先知之嘗指似斷際曰大黃之門必此兒也雲門祕傳於公人所以知之而公更使謁雪峯曰當嗣之不然吾道終不振矣雲門臨濟能不忘其言故宗一代天下古今依此以揚聲其德澤方進未艾也夫二子方其匿耀也其施爲未有以異於人而卒不能逃公之言何也古之人篤聞其信已故其處心也公惟其公是以自知之審而知人之詳也今之世雖有通人遠才不小同已則橫議疾之不掩則謗之而已通人遠才固自負而群小又工於爲謗宜乎其贅隅於世也而庸下之徒

能阿其所好故爭厚恩之環目遲以爲嗣庸下者固欲顯於人而好名者素快同於己宜乎其豐隆於時也吾行四方有年矣見此種人何限而恬然不知怪世衰道微一至於此使其聞公之風見公之像其何以施眉目耶嗚呼期臨濟必大黃檗之門而其嗣方大盛知人之詳也祝雲門嗣雪峯庶未其詰自知之審也傳曰知人則哲自知則明吾於睦州公見之矣公之影堂在高安南之四十里所謂米山者也

昭默禪師序

李北海以字畫之工而世多法其書北海笑曰學我者拙似我者死當時之人不知其言有味余滋愛之蓋學者所貴貴其知意而已至於蹤蹟繩墨非善學者也豈特世間之法爲然出世間法亦然黃檗運公師事百丈大智禪師而迅機大用每凌壓之百丈固嘗歎曰見與師齊滅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玄沙備師從雪峯眞覺禪師最久備遂爲談根門無功幻生幻生法門其論皆揭佛祖之奧雪峯亦嘗撫其背曰豈意衰暮聞此妙法汝再來人也吾所不及然雪峯百丈之道益尊而黃檗玄沙得爲的嗣初未嘗印脫其語言順朱其機因以欺流俗此道寂寥久矣

乃今於黃龍清禪師見之公爲晦堂老人侍者而名聲已聞聞叢林其超情獨脫之論無師自然之智當機密用人不敢觸其鋒雖晦堂唯知加敬而已雙井徐禧德占黃庭堅魯直此兩翁世所謂人中龍也往來山中與公語未嘗不屈折咨嗟以爲不及以故天下士大夫悅慕願見想望風采公名惟清自號靈源叟世爲洪州武寧陳氏子童子時誦書日數千言伊吾上口有異比丘過書肆見之引其手熟視大驚勸其父母使出家公卽忻然往依高居某爲師幾何爲僧受具足戒卽起遊方初謁法安禪師欲傾心受法法安曰子他日洗光佛日照耀末運苦海法船也一壑豈能畜汝行矣無自滯公因徧歷諸方晚歸晦堂久之初開法於舒州之太平衲子雷動雲合而至未嘗謹規矩而人人自肅江淮叢林號稱第一洪州轉運使王公桓迎公歸黃龍欲以繼晦堂老人未幾晦堂化去公亦移病乃居昭默堂宴坐一室頽然人莫能親踈之然見之者皆各得其懽心至於授法鉗椎鍛煉則學者如菸菟視水車然莫知罅隙其提唱議論初不許學者傳錄有得其片言隻句者甚於獲夜光照乘然余於公爲法門昆弟氣宇英特慎許可獨

首肯余可以荷擔大法頃於山中日有異聞嘗曰今之學者多不脫生死者正坐偷心不死耳然非學者過也如漢高帝詔韓信以殺之信雖死而其心果死乎今之宗師爲人多類此古之道人於生死之際遊戲自在者已死却偷心耳如侯景兵至建鄴武帝御大殿見之神色不變輒語撫慰而侯景汗下不敢仰視退謂人曰蕭公天威逼人吾不可以再見也侯景固未嘗死而其心已滅絕無餘矣古之宗師爲人多類此吾觀今諸方說法者鉤章棘句爛然駭人正如趙昌畫花寫生逼真世傳爲寶然終非真花耳其應機引物以曉人皆類此大觀三年秋余以弘法嬰難越明年春病臥獄中公之的子德逢上人以書抵余曰昭默病遂有書付禪師使人不能候而去余矍然而起坐念公平生竒德美行恐卽死後世莫得以聞故爲疏其略以授逢使往謁道鄉居士求文刻石於山中以傳信後世云大觀四年正月二十五日石門某序

潛庵禪師序

法道東來授受之際必因師弟子之賢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如雲起而龍隨鶴鳴而子和其周旋之久機

緣之著而特以侍者稱者如鳥窠之有會通南陽有
應真趙州有文遠南院有守廓慈明有海善翠巖有
慕喆而黃龍有公公諱清涼洪州新建鄧氏子世力
田幼超卓短小精悍去依洪崖法智爲童子年二十
一落髮受具足戒時武泉常寶峯月雲居舜道價壓
叢林公遊三老間皆蒙器許而疑終未決謁黃龍南
禪師南曰昔洞山見雲門門問近離甚處云查渡夏
在何處曰湖南報慈曰幾時離八月二十五云放汝
三頓棒公聞之大驚南公又曰洞山又問適來祇對
有何過而蒙賜棒門云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

商量公大笑南公問何笑對曰笑者黃面浙子憐兒
不覺醜耳自是容爲入室父子言論久卽令坐于旁
去遊南嶽時先雲庵方出瀉山與公復造積翠公爲
侍者七年南公歿隱遺西山西山有惠嚴院僧死屋
無像設露坐公見而喟曰古人斫山開基致無爲有
忍懷不舉哉乃求居以修完之不五年而殿閣崇成
百具鼎新卽棄去遊廬山南康太守徐公聞名延居
南山清隱寺寺在大江之北面揖廬山公門風孤峻
學者皆望崖而退以故單丁住山十有八年元符二
年秋余與弟希祖自南昌舟而東下訪之晨香夕燈

升堂說法如臨千衆而叢林所服玩者莫不具時時
鏤地處置爲余言先師初事栖賢謁泐潭澄更二十
年宗門奇奧經論要妙莫不貫穿及因文悅以見慈
明則一字無用設三關以驗天下禪者而禪者如葉
公盡龍龍見卽怖余曰每疑三關語垂示平易而人
以爲難何也公曰衆生爲解礙菩薩未離覺大智如
文殊師利欲問空王佛義卽遭擯出以其墮艱難故
起現行耳嗚呼自墮艱難故起現行學者大病如人
開眼尿牀平地喫顛然今化去三十年猶有悟其旨
者不無損益也有僧依十有二年公舉令住淨衆寺

辭行謂曰汝雖在此費歲月實不識吾家事儻嗣法
當不以世俗欺誑爲心其人乃嗣翠巖機焉南昌隱
君子潘延之與爲方外友延之迎歸西山而州郡文
爭命居天寧衲子方雲趨座下一時名士樞衣問道
公以目疾隱居龍興寺房戶外之屨亦滿上藍忠禪
師雲蓋智公之子於公爲叔姪移公居寺之東堂事
之如其師叢林高其誼余政和四年冬證獄太原拴
縛在旅邸人諱見之而公冒雨步至撫慰爲死訣明
年南歸幸復見之軒渠笑曰吾不意乃復見子公壽
八十四目盲復明此其精敏於道志願叢林所致鳴

呼佛法寢遠壞衣瓦器之人亦有侈欲爲人師者爭慕華構便軟暖公獨舉頽壞而新之爭欲致弟子不問智愚欲出門下而公獨精粗之爭欲坐八達衢頭以自賣其道而公獨居荒遠以自珍之爭好勢利惡醜而公獨犯衆惡自信而力行之每謂弟子曰無事外之理理外之事觀其措置豈其眞然之者耶

定照禪師序

達磨之道六傳而至曹谿自曹谿派而爲江西石頭二宗旣昭天下學者翕然從之由二宗以列爲五家于今唯臨濟雲門爲特盛洞山悟本禪師機鋒鑒亞而出年代寢遠惜其無傳元豐中有大長老道楷者赫然有聲于京洛間問其師承乃投子青華嚴嫡嗣青公爲大陽眞子盖洞山七世玄孫也大觀元年京師大法雲寺虛席有司以公有道行請于朝願令繼嗣住持奉聖旨可其請未幾開封大尹李孝壽表公談以禪學卓冠叢林宜有以褒顯之卽賜紫方袍號定照禪師左瑤持詔至法雲楷謝恩已乃爲表辭曰伏蒙聖慈特差彰善閣祇候譚禎賜臣定照禪師號及紫衣牒二道臣戴睿恩已卽時焚香升座仰祝聖壽伏念臣行業迂疎道力綿薄嘗發誓願不受利名

堅持此志積有歲年庶幾如此僧道後來使人專意佛法今雖蒙異恩若遂忝冒則自違素願何以教人豈能仰稱陛下所以命臣住持之意所有前件恩牒不敢祇受伏望聖慈察臣愚悃非敢飾辭特賜允俞臣沒齒行道上報天恩上閱之以付李孝壽躬往諭朝廷旌善之意而楷執拘不回開封府尹具以其事聞上大怒收楷送大理寺吏知楷忠誠而適批逆鱗有憐之之意問曰長老枯悴有病乎楷曰無之吏曰有疾則免刑配楷曰平時有疾今實無豈敢藉疾僥倖聖朝欲脫罪譴耶吏歎息久之竟就刑縫掖其衣

編管緇州都城道俗觀者如市皆爲之流涕而楷神和氣平安步而去如平日至緇州僦屋以居而四方衲子爭奔隨之接武于道嗟乎禪師粹然一出支洞山已頽之綱道顯著于時矣而聖朝方以道治天下海內肅清旌表有德天時人事適相偶如此而楷獨罹此禍可疑也夫豈斯道疑獨間關至此卒不能以振興之耶抑亦夙殃成就緣會如是耶聞之者莫不長喟余因疏其事以授嘗識禪師者使學者知道固如是而視欲勝天滅命者可以發一笑也

邵陽別胡強仲序

多言乃致禍器滿苦不密人有兩三心安能合爲一
河壞螳孔端山隕有鼃穴生存多所慮長寢萬事畢
此孔北海臨終時詩也而其意乃若自悔何也教汝
爲惡邪則惡不可爲教汝爲善耶則我平生未嘗爲
惡此范滂臨刑語其子之辭也而其意乃若自疑何
也徐有功方視事吏泣白曰有詔公當棄市有功置
筆安步而去曰豈我獨死而諸人長不死乎三坐大
辟當死不憂三赦之不喜其明見自性不悔不疑而
卒以榮名終吾聞成就世出世間法特一切能捨耳
有功其亦知此乎余學出世間法者也辭親出家則

知捨愛遊方學道則能捨法臨生死禍福之際則當
捨情頃因乞食來遊人間與王公大人遊意適忘返
坐不遵佛語得罪至此重賴天子聖慈不忍置之死
篆面鞭背投之海南平生親舊之在京師者皆唾聞
諱見雲散鳥驚獨吾友強仲姁嫗守護如事其親自
出開封獄冒犯風雪繭足相隨三千餘里而至邵陽
猶不忍去嗚呼臂三折而知醫閱人多而曉相事更
疑危而識交態有交如子何必多爲然強仲每見余
蓬頭垢污在束縛中飲食談笑如平日言涕俱出曰
子殆不知世間有恥辱憂患乎抑真石肝鐵腸也余

笑曰死可避乎心外無法以南北論中外則謂之失宗以僧俗議優劣則謂之迷旨失宗迷旨前聖所呵吾方以法界海慧照了諸相猶如虛空大千沙界特空華耳何暇置朱崖於胷次哉強仲高義密行追配古人宜若知此子持此語爲我謝鄉里故人此去死生一決死不失爲谷泉脫或無恙尚不失爲車中王尼他日綠錦江頭相見追惟今日則尚可軒渠一笑也政和元年十二月十九日海南逐客某序

送強仲北遊序

洛生郭玉得程高方脉六微之技陰陽不測之術漢和帝時爲大醫王多有應効性仁愛雖賤如厮養必盡其心力而醫貴人時或不愈帝使貴人衣厮養服問醫輒効問狀對曰醫之爲言意也腠理至微隨氣用巧針石之間毫芒則乖存神於心手之際可得解不可得言也夫貴者以高顯臨臣臣以怖懾承之其爲難也有四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也將身不謹二也骨節不能使藥三也好逸惡勞四也針有分寸時有破漏重以恐懼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猶不盡何有於病哉此其所以不愈也嗟乎人之理患不能知之知之患不能行之觀玉所論甚明而竟不能

用雖得之亦失之之謂也玉蓋所謂有技之醫非有道之醫也有道之醫如庖丁之解牛但見其理不見其全牛也如孫武之誅二隊長但見其法不見吳之寵姬也吾友強仲少任俠喜立奇節赴人之急難義形於色慕太史子義王義方之爲人中年學道一飯奉身爲伊蒲塞之行雖摧縮鋒角而劇談滑稽每每絕倒坐客強仲蓋寓於技以游人間世者也而喜醫貴人聞強仲覓然足音卽其疾不辭而去余嘗問之對曰吾治貴人有三易方視其疾以投藥不知有富貴如承蜩也不以天下易蜩之翼一也貴人必聰明可曉以避就之理二也且吾期於活人而非事於名一醉之外無所恤三也玉以四難自藏而強仲以三易自顯殆所謂有道之醫也王城貴人之都會強仲往遊焉明年山林間聞京師有異人能生人於死中如秦越人華佗者必強仲也

送李仲元寄超然序

余至海南留瓊山太守張公憐之使就雙井養病在郡城之東北隅東坡北渡嘗遊愛泉相去咫尺而異味爲名其亭曰烟酌且賦詩而去其旁有堂名曰踈快渠渠高深吞風吐月堂之後有軒名曰俱清倚欄

東望山海之勝一覽而盡得之太守又構庵于後其名至遠余既居之乞橄欖于苟舍判荔樹於沙岸作詩其略曰整藍乞橄欖斷樹判荔枝日作東坡羹有佳客至饌山谷豆腐以餉之崇寧寺有經可借郡有書萬卷太守使監中之余時乞食于市作息之餘發首楞嚴之義以爲書他日以寄吾弟祖超然使知余雖困窮於萬里不能忘道也仲元將渡海不欲更作書如到京爲我一至天寧見因覺先爲余錄之以寄超然且發萬里一笑

夢徐生序

余竄朱崖三年旣蒙恩澤釋放政和三年十一月十九日自瓊州登邁北渡將登舟有兩男子來附載佐舟者識之曰此泉州徐五叔兄弟也往來廉廣歸宿於瓊以販檳榔爲業且見之二十年矣遂與俱載曉渡三合流無恐未及雷州岸次日北風不可進乃定石留赤岸半月日以一掬米轉手送徐生爲營炊余時時弄筆硯又臥看左傳徐生默坐久之則去十二月五日風自南至天海在中日出瑩碧間舟行如鏡面未及晡抵廉州對岸館於蜚叟之舍徐生盡以其販具付偕載者使自至廉收米曰此吾女兄之子也

道人脫死地萬里獨行庸詎知無意外憂乎願護送歸筠卽爲買馬顧力步隨余走七十驛而至南嶽方廣寺余曰子可還此山吾家也衲子皆故人雖至筠無以異此徐生固請一到高安累日不去已而曰道人樂居此則可乃拜辭問所欲曰止求舟中臥讀之書余曰此春秋左傳處處有之曰第與我耳因授與之五年秋八月十二日晝臥夢徐生如平日懷其人乃書以示超然曰蜀先主嗜結昵魏明帝好斧鑿之聲夫結昵與斧鑿之聲有何好而人君嗜之未易詰其所以然吾意人之相合以氣亦以是哉然徐生特商賈者何從知覺範而所爲如此可不怪也

李德茂書城四友序

政和五年余自太原還南州過都下上元夕宿故人李德茂之館德茂環積墳藉名曰書城日與筆硯紙墨爲四友余曰公通藉金闕名聞縉紳而取友乃止是乎德茂笑曰昔周公誅管蔡張陳解劓頸吾未嘗不置卷長嘆夫踈親利害雖大聖不能保其親矧以衆人之器登功名之場而欲全交乎吾家濬之知之故棲遲林麓圖梁鴻老萊子之像爲友太白婆娑江湖結明月爲無情之遊吾以爲白失之誇而渤失之

誕也管城子吾益友也直諒多聞每與之語娓娓不倦燕卿吾德友也氣清而骨輕知白而守黑固膠漆之義重知見之香楮先生吾畏友也悃悃無華見地明白吾見之未嘗不展盡底蘊石虛中吾端友也天姿剛勁琢磨以成溫潤而有容知言而能默是四子從吾游神交道契忘義忘年久矣子今乃見問何哉余曰蘇易簡常輔此四人之賢爲文房四寶意非其所好也德茂不名而友之宜乎同居于書城之間無厭也請書以爲序使士大夫知有友四君子者自德茂始

連瑞圖序

崇仁爲撫屬邑山川清華民俗茂美然封連南康廬陵熏燹之習珥筆之風或波及之以故訟繁號稱劇邑自昔及今政有能聲者才可倒指而數比歲仍飢令佐非正官苟簡歲月以氣相勝而去者數矣今年春奉議彭公思禹通佐仇公彥和聯翩下車思禹風力敏強鑿姦鏟猾撥煩擢劇吏民驚縮以爲神號霹靂手而彥和又能詳明練達照了罅隙以裨贊之卯衙退砌無人迹水陰覆庭終日而囹圄殆可羅雀於是令丞抵掌清語而罷卒以爲常春夏之交雨連旬

早稻登場已而又雨無日民歌於阡陌之間所至相和六月癸亥有千葉白蓮雙葩並幹生於縣之西池乙丑有芝三莖紫穎黃英生於丞署之後堂邦人聚觀不厭嗚呼天下之令佐其才賢使民畏服敏妙勵精者所至尚多有之至興居一室淡然無爲而使百里之內風雨時若禾黍豐登奇祥發現於花木如斯邑者寡矣使吏民畏服者人也而奇祥於花木者天也傳曰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蓋理有固然余聞精誠之至各以類感貳師將軍拔劒刺崖而飛泉湧忠之至也李善自乳其主人之子而乳渾義之至也古初護柩以身捍火而火滅孝之至也蔡順之母齏指以呼順而順至慈之至也夫忠義孝慈之應如形附影如聲赴響則兩公推誠以蒞民勤政以報國而嘉瑞並見者和之至也今同治一邑氣和且爾則異日坐斷國論以康濟斯民宜如何哉邦人圖二物以誇四方稱頌令丞之賢故余樂爲之序

墮齋偈序

圓覺經云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真實如人言蜂醞百花之香爲甜耳永嘉曰若以知知寂此非無緣

知如手執如意非無如意手若以自知知亦非無緣
知如手自握拳非是不拳手亦不知知寂亦不自知
知不可爲無知自性了然故不同於木石如手不執
物亦不自握拳不可爲無手以手安然故不同於鬼
角如人言所以甜者爲蜜耳而南泉曰三世諸佛不
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如人見蜜及親嘗耳曹山以
墮統三法如人以蜜觸舌自知純甜無中邊味耳南
州道人本忠聞之擊節賞音余曰此郎殆人類精奇
追友其人於百年之上遂名其所居曰墮齋請余記
之爲說三偈曰生在帝王家那復有尊貴自應著珍
御顧見何驚異又曰紛然同作息銀枕裏盛雪若欲
異牯牛與牯牛何別又曰有聞皆無聞有見元無物
若斷聲色求木偶當成佛政和六年正月日
石門文字禪卷第二十三

丹陽居士賀學古室唐氏共施刻此卷
了緣居士對長洲徐普書
萬曆丁酉仲冬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識
海塩

石門文字禪卷第二十四

宋江西筠溪石門寺沙門釋德洪覺範著

門人覺慈編錄 西眉東巖旌善堂校

序

送僧乞食序

曹谿六祖初以居士服至黃梅夜春以石墜腰牛頭
衆乏糧融乞於丹陽自負米斛八斗行八十里朝去
暮歸率以爲常隆化惠滿所至破柴制履百丈涅槃
開田說義墜腰石尚留東山破柴斧猶存鄴鎮江陵
之西有負米莊車輪之下有大義石袖子每以爲游

觀不可誣也世遠道喪而妄庸寒乞之徒入我法中其識尚不足以匡欲其可荷大法也方疊花制襪以副絲絢其可夜春乎織羅剪袍以宜小袖其可破柴乎升九仞之峻僕夫汗血不肯出與其可負米乎方大書其門云當寺今止挂搭其肯開田說義乎余嘗痛心撫膺而歎者也屢因弘法致禍卒爲廢人方幸生還逃遁山谷而衲子猶以其嘗親事雲庵故來相從余畜之無義拒之不可卽閉關堅臥有扣其門而言者曰雲庵法施如智覺愛衆如雪峯出其門者今皆不然道未尊而欲人之貴已名不耀而畏人挨已下視禪者如百世之冤謫事權貴如累劫之親師皆笑蹈此污而去庶幾雲庵爪牙矣於是蹶然而起曰然則無食奈何曰當從淨檀行乞亦如來大師之遺則也老人肯出則庶使叢林知雲庵典刑尚存余嘉其言因序古德事以慰其意當有賞音者耳

薈蔔軒序

法輪齊禪師開軒于不思議室之西薈蔔林之間因以爲名門弟子告語曰吾師以異方便附物顯理蓋其華萼六出所以殊衆卉如心花發明諸地故其葉之寒茂所以傲雪霜如道根深固抑魔外故其色至

潔因地法行盛明淨故其實至黃慈悲攝物道中利
故余疑其說而造焉目擊而坐了無問答微風披拂
枝葉參差異香郁然純一無雜鼻觀通妙聞慧現前
譬如兩鏡相臨於中無像而燈忽舉知相攝入雖接
武至者雲擁而集當又如百千鏡中各納燈體圓備
同徹更爲主客融通自在成法解脫昔黃龍三關神
通游戲於語默之外實覺之拳獨體全露於背觸之
間今禪師乃宴坐不言之中使來者嗅薝蔔焉乃翁
乃祖皆以舉手動足爲佛事克家之子又以清芬轉
法輪非縱非橫非同非異如伊之字摩醯之目非化
變諸幻而開幻衆者乎師之所示如月標指我作是
說如繪虛空指非月體則此軒之所以構也空無受
繪之曲則言語文字獨何傷乎禪師撫掌大笑因戲
錄爲序使登之者援筆而賦蓋自石門某始

送因覺先序

覺先佛照禪師高弟也佛照於世有勝緣方其在山
林也則領匡山鸞谿及其遊城郭也則住上都崇寧
是望剎皆天下之冠蓋梵釋龍天之宮從空而墮者
也余嘗館丈室之東見巨公要人入門下馬氣摩雲
天金朱日塞門如市佛照者裙纔及膝吉貝纏其胫

勃率趨迎權不韻甚矣然杖拂之下萬指隨之雖往來城郭山林二十年牧僧行道如一日者覺先陰相之也覺先有智叻能立事數憊其師爭曲直竟袖手還江南佛照思其賢曲折呼之覺先堅臥不動政和七年春詔易天寧爲神霄宮佛照以老病景德房寺覺先曰噫吾西矣秋八月朔來別坐有獻言者曰子去京三白矣廼復往如山林桎梏之機何余折之曰慈明吾祖也而以李公故西遊寶覺吾大父行也以王晉卿故亦西遊是二大老天下之竒德意有所合千里從之矧覺先以師老病而西乎行矣子於義得矣覺先忻然曰敢不受教然吾之所識皆公故人能嗣音乎余以屏迹巖叢棧絕世路寧當交公卿大夫哉脫有見問者爲言未能爲世收寒涕是矣中秋前三日某序

送秦少逸李師尹序

余久厭大梁車馬之塵而思江湖漁樵之樂故自淮宋之郊再遊匡廬南窮蒼梧休于衡山之下愛其洞壑深邃願爲終焉之所林間有人焉望之如瓊林玉樹恍然如行金明綠野之郊見狂遊貴公子揖而問之則此邦賢者秦少逸李師尹輩也徐扣其所蓄蓋

亦無所不觀因結爲友與之遊久而益敬會天子詔下將校藝於有司送別於碧巖之阿而告之曰前誌多云并汾汝洛之間土厚水深淺井十餘丈清涼甘滑土無橫文色如烝麴故其俗重遲美茂士君子博學而知要古今光明秀傑之士排肩而出不可勝數大江之南荆湖之間其地卑濕人心輕浮偏急多爭故士君子學問苟簡切觀前代能以功名富貴終始者無幾後生未進皆以其風俗素輕浮故甘自廢棄余切以爲過矣昔謝安有鼻疾故詠書之音重濁當時名流慕其爲人皆掩鼻效之楊綰以清約自律而

當時貴人有爲減騶從者是皆以天姿嗜好成一時之風俗東甌之民朴野不學自古鮮有仕於朝者歐陽詹以秀才倡之至今號爲多士潮陽在瘴海之隅民未知學韓文公以趙德爲之師其俗稱爲易治以是又激厲學行成兩邦之美化今之學者能知之而莫能行之行之而不見其効何哉自信之不篤自重之不至耳使其能自信雖簞中之死人足以自致青雲之上能自重其材則跨下之餓夫足以建立而稱孤豈韓走仁義有王佐之略者而以風俗爲病哉蓋士能成天下之風俗而風俗有不能爲士之病明矣

諸君勉之吾將見君輩角立齒列出於卑薄之地仕而達發其毫末猶能無愧王謝不幸而窮蹇則猶不失爲歐陽詹趙德而已其勿以吾言爲誇也

送脩彥通還西湖序

東吳山川清勝甲於天下而湖山深秀正如美丈夫之眉目大通禪師淡然無營於林石之間而聲光照曜於四海之外如曉天之日從而遊者睿郎廓然焉其高秀之韻爛然相映如長庚之星吾友彥通旣以父事大通而其德友廓然又如無心之雲往來於湖山之上從容二老之間舒徐容曳油然自得其直諒

多聞之寔道德光華之言與夫幽尋清討之趣固已厭飫平生矣而又周遊淮海浮飄大江經行於鑪峯之下久之南窮衡嶽遼遼數千里弔古聖之陳迹覽林壑之形勝求諸宗故老而扣之其異家入道之智差別之旨無所不聞於是浩然有歸歟之興爲余留於湘江道林者一月旣旦行余執其手而語之曰昔雪峯道經祝融人勸其一登絕頂掉頭掣肘曰青山長在知識難逢且山林雖佳於道無所益也明矣馬祖謂紫玉曰山水之秀可居益汝道氣是若有益於道者何也及觀興化之論乃曰吾雖嗣臨濟而發藥

之友者大覺是已山林未暇論也而師且後之是勝
侶之德其不可不重如是其甚也嗚呼是三者古之
人有得於一則固已誇談於叢林而傳誦於後世矧
吾彥通兼取而有之可謂盛哉獨余竒窮侵尋老境
得一而志二相視無所逃其羞雖然於其私則若不
足而能喜彥通之樂有餘也諸公咸賦詩而余敘此
爲驢彥通其見憐乎

送演勝遠序

余昔遊大梁經陳蔡之郊郊多美木類皆修幹蠹蠹
上干雲漢浮陰纖穠蓊鬱垂布時方溽暑畏日流金
而影不至地弛擔休於其下俯仰嘆愛念封植之勤
而痛恨其何以至於此而吾不能曉也旁有新者欣
然笑曰子欲知是木所以臻此乎江南荆楚淮甸西
洛山水深秀茂林碩材所至叢生年大枯倒蒼崖亂
壑之旁者何限而人初不知貴陳蔡之地彌望皆鹵
荒之壤民知美木不易有也爭治其地以蔭之日夕
覩邏不啻如望嬰兒之長也方其童及尋漿液四達
枝葉欣欣向榮時旁榦橫柯舉剪去唯餘直根根之
漿液不得旁之也聚而成美材乃今之蒼然可觀仰
者舉前日之剪洗封護者也余愛其語有理致嘆曰

夫斷木爲棊丸革爲鞠亦皆有法士之志於學其可
以外是乎故余見苦學者必語以此廬陵演勝遠方
妙年志於爲道然患其才多不知收拾聞經論之可
以游心則思奪席見文章之雄偉光秀則思倒志筆
硯聽開拓正宗則思呵佛罵祖才多之過也今過余
語別且欲自匡山渡大江以問其所以出生死之要
而余患其才多故錄蒔木之說以驢之庶他日林下
爭誇臨濟之木有再茂者定吾勝遠也夫

送圓上人序

百丈爲天下福地禪宗振于茲歲月之久寺廢爲荒
丘大長老肅公來中興之其子古公又能興其家昔
之敗瓦朽楹今丹碧層出鐘魚轟轟衲子自遠而造
晨香夕燈如安養土能回心植福於茲以其殊勝之
報將如谷之答呼聲也惜乎大殿之下地荒未治有
榮州圓道人慨然欲階之使登殿者入離塵三昧得
佛土淨登之者且爾況施帛爲之者耶圓公旣出山
余挽衣告之曰一切殊勝皆心所成當勇猛勿惰必
有喜施之者今雖檀林吹葉會看明月滿輪一人聞
之發心三道便從天降圓笑之曰有是哉因書以爲
送

送鑑老歸慈雲寺

龍安禪師之門有高弟其驚群之辯掣電之機如古
風穴三聖之流元祐之初開法於西安嫚罵佛祖貶
剝諸方聞其風望崖而退者不可勝數而登其門者
皆一時之奇秀永安常龍安照慈雲鑑又角而出無
盡居士張公嘗問道於師自稱得法上首公以文章
功業爲時名臣天下想其風采而不可得是二三友
者獨與之周旋忘形何脫略勢位豈弟法乳之深耶
崇寧二年冬公罷政府還荆南照老迎於夏口載與
之俱至鄂渚而歸江山清華足以供談笑而賡酬妙
語多法喜之樂余時游湘中聞之作詩與照老曰無
盡龍安兩勅敵大梅龐老是同參近聞赤壁同登賞
想見清風助笑談已作泛舟遊夏口又成橫錫過江
南歸來萬壑松風在依舊閑雲沒草庵又聞鑑老去
慈雲從公於傳慶清游勝賞厭飫其平生士大夫聞
之高其爲人曰鑑公此邦之福田其可終聽其去也
遣使自江陵迎還以慰邦人之思遂取道西安拜塔
於山與照老經行於乳峯之下而余適在焉山谷聞
鳥聲歌呼林泉津津有喜色而鑑老亦戀戀累日不
忍去余歎曰悅公雖不幸短世門弟子何其多賢也

方無盡居士國論其門可炙手也獨淡若及聞其歸山林則千里與相從之又皆造不忘其師背道好利者肯如是不作兩詩送之曰故人罷相歸田野相見遙知一粲然陌上青山嘗識面歸來白塔掃顏塲勤勞世外功名事領略僧中富貴緣又作慈雲傾法雨斬新精彩照人天其次曰悅老解爲茶毒鼓平生得妙不施功欲令聞者偷心死自是羣生兩耳聾兄弟赫然追父迹叢林籍爾說家風相逢一笑投針地俱是當年百衲翁此詩又敘所以南歸之意而告之曰禪師天骨開張豐顏美茂奇韻逸發談笑如雷虎穴中自不生彪然方今之世正宗甚危邪法甚熾至誠惻怛無使龍安法道下墮于地禪師其勉爾

送一上人序

無盡居士崇寧二年自政府謫毫蘄兩州以宮祠罷歸舟而南時龍安照禪師自西安往迎之至夏口遂與無盡俱載登赤壁余聞之作詩寄之曰無盡龍安兩勍敵大梅龐老是同參近聞赤壁同登賞想見清風助笑談已作泛舟遊夏口又成橫錫過江南歸來萬壑松聲在依舊閑雲沒草庵明年夏無盡來招住峽州天寧辭之已而問來僧嘗記覺範言句乎僧誦

前詩無盡忻然和之曰心月澄澄映碧潭曾參錯認
作曹參若非臨濟具隻眼爭得維摩相對談萬象森
羅皆拱北百城迢遞謾遊南直須取惜眉毛落燒却
山頭洛浦庵宣和四年十二月十四日龍安之門弟子
義一持無盡所作照公塔銘語句來時無盡亦歿
逾年矣余遊二老蓋三十年今俱成千古獨余身在
然亦折困於夢幻數矣是夜義一先寢於坐念舊游
如前身事錄兩詩以授之使歸舉似山中之耆年庶
其哀余之志也

送嚴修造序

南昌千嶂深秀處忽生水沉奇材而萬峯繞之遂名
香城顯觀基肇而來老願嗣事而後殿閣如幻出唯
潮音演法之堂斬新營構四方衲子鴈次覩座下而
恨香花之館未具有道人嚴公犯衆請行曰吾將化
十方男女檀波羅蜜之光以藻飾之使蓬萊道山萬
國春回香積城頭十分月滿於是瑛禪師拊手曰諾
使其客甘露滅以序送之

四絕堂分題詩序

宣和三年秋七月青社張廓然罷長沙之教官十五
日渡湘將北歸館于道林寺攜家徧遊湘山勝處如

人經故鄉戀戀不忍去門弟子相守不捨又如癡兒
之嗜蜜日追隨於晴嵐夕暉之間笑語於千巖萬壑
之上二十二日會于四絕堂者十人而余適至廓然
顧嗟嘆息曰愛山吾天性所以遲留未發者眷此邦
之多奇士也不然吾何適而不可乎余曰東坡嘗曰
故山去千里佳處輒遲留此語殆爲公今日之遊說
也於是分其字以爲韻賦詩紀其事未及點筆會余
有急客至馳歸廓然與諸公登清富堂汲峯頂之泉
試壑源茶下鹿苑寺散坐於青林之下久之並岸而
北遂經檨林塢至南臺暮夜矣呼燈小酌劇談賦詩
詩成而情不盡飲少而歡有餘是夕風高月黑萬樹
秋聲廓然長揖飄然而歸道林余使人秉炬追送之
明日諸公皆以詩來廓然曰湘西蓋冠世絕境而吾
客皆韻人勝士茲遊也無媿山陰冶城子宜序以冠
羣詩之首余曰唯唯

待月堂序

宣和四年二月辛亥湘西真身禪寺新堂成余同道
林真教禪師鹿苑希一禪師往登焉堂臨晴湖日光
下徹俯見遊魚聚立縱望湘西山雲之纖穠草木之
深密一覽而盡得之真教拊欄哦曰山邊水邊待月

明暫向人間借路行而今却向山邊去只有湖水無
行路語未卒住持禪師妙德欣然曰吾經行諸方倦
矣既老來歸將爲終焉之計此句是吾心也希一請
以待月名其堂而使寂音記之德公得法於智海佛
印清公臨濟十世孫世爲泉南人朴茂而歷落者也

德効字序

皇天無親常與善人是耶非耶司馬子長視德無効
疑爲善未必有祐之辭也伯夷叔齊死越千載有耿
光蕭梁武帝亦以餓終而自瑀及遘八葉爲相與唐
室相終始司馬子長見於天未定之時酌其理則天
之常與善殆不可誣矣譬如松柏之稚厄於牛羊雜
於蒿萊人固易而疑之及其天定則傲雪霜而上青
冥也南州之西嶽九江之廬阜兩者之麓山川之秀
氣所鍾善人隱德之淵藪意功名富貴者輩出而近
世特未有著者士論多司馬子長之疑安知盡出僧
中乎高氏世爲右姓詩禮世其家有奇比丘出焉石
門權異中是已吾畏友也以高才卓識振於叢林一
時賢士大夫加手足之敬其姪善祐熏烝見聞惠敏
出其天姿老杜所謂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者也
異中使余字之余推爲德之理以酌山川之勝盛高

氏之遺慶字之曰德効異中拊手稱善人序以授之

無住字序

珠之爲物體舒光而自照置於盆而未嘗定衡斜圓轉不留影迹衆生妙心如之圓實無住龍女獻之達麼悟之良有以也君名悟珠圓明妙心之表也當以無住爲字作字說云

師璞字序

充耳琇瑩瑛之珮珥夫珮珂之與琇瑩皆玉之成器者也玉之在璞其實弗妙則難以致用然則能琇瑩珮珂者必在璞而已矣學者質之不妙其安受道吾所以字僧妙瑛曰師璞

彥舟字序

大釋持海於淨土爲親聞如水傳器鳩摩羅什於真丹爲四依如印印泥其荷負大法提攜有情之功可書法王之凌煙耶舍尊者閱重翻維摩經歎曰什公眞苦海法船也不然何形容不傳之妙乃爾昭著耶當時從之以遊者稱四聖與之上下議論校微爭妙聲振後世覺天之日月苦海之雲雷摩肩並首趨而出可謂盛矣殆從中世陵夷賢聖竄伏迄今咸無焉可謂衰矣於佛法衰殘之秋有一比丘粹然而出以

法什自名其志可以支已墜之玄綱續將滅之慧燄
吾未究其才觀其志亦可以擊節矣耶舍以什爲法
船余字法什爲彥舟坐客肯首以爲然於是乎書耳

無染字序

起信論曰智淨相者謂依法力熏習如實修行滿足
方便故破和合識相滅相續心相顯現法身智淳淨
故又曰法出離鏡謂不空法出煩惱礙智礙離和合
相淳淨明故夫破和合識滅相續心則曰淳淨智出
煩惱礙智礙離和合相則曰淳淨明首楞嚴曰淨極
光通達寂照含虛空皆太淳故淨而明矣故太淳宜
字無染

易季真字序

季真少儼三十歲儼入新年五十三疑我滿懷揣佛
法解腰抖擻破裙衫大贍終老同香火小朗平生共
石巖深炷鑪香待清旦偶聞殘雪落高杉宣和五年
問覺慈幾何年齒對曰二十三時湘山雪晴五更清
可掬而啜也覺慈本字敬修取以慈修身吾以謂慈
皆不若真因易爲季真老儼書

穎孺字序

草木之英梗楠蘭蕙也鱗羽之英鳳鳥麒麟也然則

人類亦有英乎公卿士大夫也而僧之英則異是以
心空爲登第以果位爲階品類然無求者出世間之
相也橫肩勃窣者大福田永也彌天之俱載永之
孤步世莫能貴賤蓋所謂穎然而出者也五羊僧名
惠英年二十餘能折節讀書工作詩而未有字余以
穎孺字之

妙宗字序

頃遊鍾山定林讀王文公壁間所書信心銘作橫風
斜雲勢知爲宗門之光嘆愛久之山中故老謂余言
文公絕嗜此文與衲子語必誦之曰歸根得旨隨照
失宗諸法要妙八言足矣有而弗知則失宗知而弗
信其迷旨余偶客石霜與客夜語及之余曰文公聞
絃賞音妙合雅曲如此乃知法以不生故一如以虛
明故自照唯以自照故如知知白矣如珠之光還自
照珠非妙心宗不能爾也坐有嘉禾上人忻然笑曰
如照我名也而適捨其義豈偶然也哉余曰嘗有字
乎曰未也請妙宗字其名妙宗佳妙年東吳叢林號
飽參者一枝翛然如無心雲殊可人也錄其序以遺
之

無諍字序

聖如孔子老聃其言不過曰後其身而身先三人行
必有我師焉偕三人必欲求師之交四海必欲後其
身是其致德之隆知道之奧豈止於不與物諍而已
耶曰始於不與物諍故終於天下不與已諍能與夫
自堯舜已來未有不知之者何特二君子爲然雖吾
教亦然契經曰我得無諍三昧人中最爲第一祖曰
忘機則佛道隆夫與物諍者能忘機乎隆之字於文
從降從生王文公曰降者隆之道是降屈自下者所
以致隆也彥隆宜字無諍無諍生於極南志學之年
則其藝已秀出流輩校于有司如探懷而取之今未
壯歲又能訪道四方期有所豎立以端正頹綱其才
敏惠如泉之稗蒙如雲之膚寸有雨天下達于四海
之理固吾子字之而已尚恐其以氣自多故爲字說
因以告之獨不知是其意否乎

寂音自序

寂音自敘本江西筠州新昌喻氏之子年十四父母
併月而歿乃依三峯龍禪師爲童子十九試經於東
京天王寺得度冒惠洪名依宣祕大師深公講成唯
識論有聲講肆服勤四年辭之南歸依眞淨禪師於
廬山歸宗及眞淨遷洪州石門又隨以至前後七年

年二十九乃遊東吳明年遊衡嶽又三年而真淨終於庵自湘中歸拜塔將終藏於黃龍而顯謨朱彥世英請住臨川北禪二年退而遊金陵久之運使學士吳开正重請住清涼入寺爲狂僧誣以爲僞度牒且旁連前狂僧法和等議訛事入制獄一年坐冒惠洪名著縫掖入京師大丞相張商英特奏再得度節使郭天信奏師名坐交張郭厚善以政和元年十月二十六日配海外以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到瓊州五月七日到崖州三年五月二十五日蒙恩釋放十一月十七日北渡海以明年四月到筠館於荷塘寺十月

又證獄并門五年夏於新昌之度門往來九峯洞山者四年將自西安入湘上依法眷以老館雲巖又爲狂道士誣以爲張懷素黨人官吏皆知其誤認張丞相爲懷素然事須根治坐南昌獄百餘日會兩赦得釋遂歸湘上南臺以宣和四年夏釋此論明年三月四日畢停筆坐念涉世多艱百念灰冷時年五十三矣追釋達摩四種行作四偈無求行曰形恃美好今已毀壞置之世路自覺塞礙始緣飢寒致萬憎愛欲壞身衰入此三昧隨緣行曰此生夢幻緣業所轉隨其所遭敢擇貴賤眠食旣足餘復何羨緣盡則行無

可顧戀報寃行曰僧嬰王難情觀可醜夙業純熟所以甘受受盡還無何醜之有轉重還輕佛恩彌厚稱法行曰本無貪瞋我持戒忍食不過中手不操楯風必頓息而浪漸盡離微細念方名見性既說是偈併載於此時省觀焉嗚呼孫思邈著大風惡疾論曰神仙傳有數十人皆因惡疾而得仙道何者割棄塵累懷穎陽之風所以因禍而取福也寂音之禍奇禍也因禍以得盡窺佛祖之意不能文以達意以壽後世則思邈之論可信也

記語

記西湖夜語

余舊閱洞上語句知悟本禪師一宗蓋神明石頭之道者也石頭爲物之旨見於參同契而法眼所箋盛傳世間讀其詞與余昔所聞多異同因跋于後以自誌而吾友睿廓然見之謂余曰公以法眼之玄悟尚未爲知石頭之論駭人視聽業已出其語曷不亟談其故而微出疑論於其後何也余曰古之聖人有所示其言未嘗不略也非痛愛其法也以謂不略則學者不思不思而得者聞異論則惑非居之安之意余非敢上配作者然立言之體要自不得不爾雖前設

未能別白其意者當試廣之夫正傳至六世而大振天下謂之宗門宗門所趣謂之玄旨學此道者謂之玄學當時之人根性猛利臻其妙者不可勝數雖石頭大恐後世不能完聞其說故見於語言此參同契之所由作也所謂宗旨者以三句標準之乃體中玄意中玄句中玄自靈源明皎潔句意相綴延至於然於一一法依根密分布處乃體中玄出又自本末須歸宗開達錯綜至乘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處乃句中玄也如宗門所論以明暗相對如步之前後以理事如函蓋箭鋒之相應則非無功至玄之旨故反破

曰萬物自有功物之有功則可名求之乎故終其言曰乘言須會宗以此也言有上中句有清濁暗則合其言明則亦不違其句此其所以門門之境華參錯回互而寂然依位而住也自是而論蓋石頭以三玄旨趣示於此所明法眼所談但體中玄而已故追逐其句辭而卽解之而不復顧首尾立言之意也昔薦福古禪師論三玄旨趣號爲明眼亦曰體中玄甚合法眼宗枝以其言印余之心合者甚多但不欲亟言之也今廓然之言爲駭人視聽且使亟言之其知我愛我之深亦惟今不復詳論之則聞者安得不

以余爲誇也古之人其身可以折辱困窮之而不能
屈其言者以有理也余之所談者求理之所在初不
謂有法眼也法眼而之理之所在非余之所能也人
之觀聽雖駭亦非世所恤也廓然笑曰安得起法眼
與子辯吾不能曉子矣余歸述其語以連前說以示
同學云

記徐韓語

徐師川曰達磨西來自五天無別職事欲傳法度生
耳旣不契梁高祖卽北遊魏面壁坐者九年得可祖
而後去初不聞張大其聲名聚千百閒漢爲部曲見
王臣高兄而揖循廊而趨不敢仰視夫荷擔如來祕
密大法得如達磨乃可稱嗣祖沙門也韓子蒼曰眞
宗皇帝嘗欲廢太平興國寺爲倉詔下之日有僧唐
突以謂不可廢眞宗使中使諭旨曰不聽廢寺卽斬
仍以劒示之祝曰僧見劒怖懼卽斬不然卽赦之中
使如所誠僧笑引頸曰爲佛法死寔甘甜之有如是
僧乃可稱衲子也徐韓二公今縉紳之望皆留神內
典而見識議論如此聽之令人如雪中見西河諸峯
不勝爽氣

季子夢訓

湘山逸人毛文仲蓋東坡蘇公江湖遊舊也公歿餘十年而文仲之子學成更其名曰在庭已而夢公授以字曰季子季子喜忘寢飯客疑以問余余曰孔子夢周公因慕周公晚而歎曰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則平日所常夢也明矣季子慕公而夢見之固其所也又何疑焉然孔子削迹伐樹不以爲衰而以不夢周公爲衰季子僅依紈袴谷量牛馬不以爲悅而以夢東坡爲悅夫聖賢之受材相遠如天淵而其好善之同弗間毫髮也客曰以季子字在庭謂何余曰世莫知其說余獨知之公於西漢尤愛賈生蘇

子卿非直愛其文如盎盎之春藻飾萬物與其屹若砥柱蕩磨驚濤也愛其知爲臣之大體而已生爲懷王傅王墮馬死生哭泣至死寧獨不知哭泣不能生王於死中耶其心以謂職傳而王終非其道也子卿使虜不肯辱命雖飡糲寢煨牧羊海上起止仗漢節李陵諷使降則請効死于前子卿寧獨惡其生耶其心以謂職稱奉使敢愛死哉東坡意若曰至士立朝之節而遠有不同然其學同出於吳季子而不可誣也季子掛劍徐公之墓不以死生背其心則稽之操履何嘗以用舍背其心今死向千載其蹇蹇凜凜之

撰述
存問卷之二十四
二十三
姿未嘗不在漢庭也公以季子字之如易之垂象意於不言之中使學者自求之耳客噫嘻曰使東坡復生不能自解免矣遂去

答郭公問傳燈義

太尉都丞旨問所謂傳燈錄是何義對曰昔達磨大師佩佛心印於梁普通之初至震旦時學者方以講觀相高達磨大師乃曰吾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如來教外別行傳上根輩人始疑之久而疑信者相半艱難險阻六傳而至曹溪大鑒禪師當唐神龍中天下之疑卒不疑勝信者之多於是源分派別

而爲南嶽青原兩宗枝派蔓延衍而爲雲門臨濟曹洞瀉仰與大法眼之五家其道遂大振於聖朝景德中東吳僧道原披奕世之祖圖集諸家之語錄由七佛以至大法眼禪師之嗣凡五十二世一千七百人成三十卷目之曰景德傳燈錄詣闕上進奉冀流布章聖皇帝詔翰林學士右司諫知制誥臣楊億等同加刊削俾之裁定夫所謂佛心印者衆生靈智之府也其體本自妙而常明雖萬類紛然日用殊趣而文彩粲然明了不差毫末其知之者謂之神通光明藏謂之光嚴住持其不知者謂之生死趣謂之無明始

自故證發雖悟如釋迦文佛亦緣然燈記荊則師承
機語之自其可廢也法華經曰世尊放眉間白毫相
光照東方萬八千世界而彌勒發問文殊決疑以謂
日月燈明佛本光瑞如此持是經者妙光法師得其
證者普明如來維摩經爲魔女說法曰有法門名無
盡燈汝等當學無盡燈者譬如一燈然百千燈冥者
皆明明終不盡如是諸佛菩薩開導百千衆生令發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於是其道意亦不減盡隨
世說法而日增益一切善法故名無盡燈此其義也
又問如何是傳燈旨要曰晝夜分明瞞他一點也不
得

記福嚴言禪師語

余旣至衡山福嚴長老言公曰今年五月當有災不
可逃過是乃畢世安適耳問其故曰運厄於珀鬼耳
五月二十八日太原造大獄來追對驗十月六日得
放夜宿溝鎮中中夜行荒陂陰晦迷失道路有光飛
來照行坐休則光爲止起進則導之至榆次凡百里
而曉光乃沒於是口占曰大舜鳥工往盧能漁父歸
神光百里送鬼事一場非明年春見超然於海昏夜
語及之書以示素所辦送者因覺先忠無外政和五

年三月二日題

石門文字禪卷第二十四

丹陽居士賀懋功懋官懋敬懋昭共施刻此卷
了緣居士對長洲徐普書建陽鄒友刻
萬曆丁酉仲冬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識

石門文字禪卷第二十五

宋江西筠溪石門寺沙門釋德洪覺範著

門人覺慈編錄 西眉東巖旌善堂校

題

題華嚴綱要

華嚴宗有四種無礙謂事無礙理無礙事理無礙事
事無礙夫言事事無礙者非有竺梵震旦之異凡聖
小大之殊而講師笑棗柏不辨唐梵又可笑哉此文
清涼國師啓毗盧藏之鑰匙也其文簡而義無盡其
科要而理融通學者當盡心焉方天下禪學之弊極

矣以飽食熟睡游談無根爲事而佛鑑乃倡爲宗尚之其亦護法憫俗之慈也歟

題疾老寫華嚴經

瑛公風骨清癯而神觀秀爽措置加於人一等與南州名士游淡然無營獨杜門手寫此經精妙簡遠之韻出於顏柳予聞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者皆所莊嚴之耳龍勝菩薩以夙智通力誦持之實又難施以入世間智力翻譯之清涼國師以達佛知見力疏釋之而瑛公以夙淨願堅固力書寫之予觀其心志端欲候文殊師利之智海普賢之行願海善財童子利生求法精進海十二時皆在現行如善現比丘不動真際現一切色身於十方世界作大佛事顧其措置非加於人乎

題光上人所書華嚴經

邾城岸大江皆深林大澤自麻城之東多奇峯峻谷輪蹄所不至虎兕所掩建炎元年十月予自漢上南還廬山阻兵於大石山捷徑過鍾山之下有僧舍數椽道人七八輩巾笑如舊識有首衆者道光與其兄道舒隣房晨香夕燈以禪誦爲佛事從之者皆肅如也光嘗呼此經以示予予因再拜跪而讀其篇目謂

舒曰耆闍婆面城之醫王也面所見草木土石無非是藥文殊師利童子曰耆婆見草木無非是藥菩薩見境無非是心然耆婆祝之疾燥濕虛實病祖病衆生病之方也而光口不忘誦目不忘視手不忘書寫之則隨施無所窒其妙嗚呼耆婆蓋世間之醫而得妙者也則出世間之醫其用自心之得妙者也是經云天下微塵數偈句其得則震旦所譯十萬偈句光擬之於沙界涼曝得所藏之於毛端寬博有餘至於殊勝功德則非有思議心所能測知經初畢工而盜賊蟻聚所至流血可涉光黃舒斬衲之間受禍猶酷獨此經所寄東西南北十里之間無犬吠之驚父老男女安堵樂業豈非龍神所護持而然乎光少游方見知識飽參而還以親老不忍去其膝日以研味此文其爲知恩精進不言可知矣咨爾鍾山之下護持龍神之衆時朔來朝以祕藏之某題

題華嚴十明論

顯謨閣待制朱公世英爲余言頃過金陵謁王文公於鍾山公以彥里閑晚生有志學道謂曰若讀史見勾踐伍員事乎勾踐保栖會稽置膽於坐臥則仰瞻飯食亦嘗膽也伍員去楚橐載而去昭關至蒲伏行

乞於吳市二子設心止欲雪恥復讎而焦身苦思二十餘年而後遂其欲蓋有志者事竟成也然移此心以學無上菩提其何以禦之世英囑予記其言世英歿一年余還自海外築室筠溪石門寺夏釋此論追念平時之語曰嗟乎流轉三界未卽棄去其恥亦大矣囚縛五陰未能超出其讎亦深矣以吳楚之讎恥較之其相倍如日劫而學者亦思掣肘徑去然至誠惻怛勇決力行較勾踐伍員特太山毫芒耳豈不惜哉金剛般若經須菩提聞世尊言以恒河沙等身命布施不如受持四句偈爲他人說之福於是泣下其心豈不謂學者多以一身味著懈怠故自爲障礙乎夫雜華具四天下微塵數偈而其所詮者如來普光明大智一法而已親近隨順此智者戒定慧三法而已以戒定慧觀照方便破滅無明一切衆生彈指實證故金剛藏菩薩曰隨順無明起諸有若不隨順諸有離是謂成佛顯決入法要旨借令三世如來重復宣示深奧不能加毫末於此矣其於利害去取曉如白黑其義理昭著粲如日星不知學者於戒定慧何疑而不隨順於無明煩惱何戀而不棄遺乎孟軻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

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今之知類者吾特未見耳豈密行暗證隱實顯耻世不得而知歟抑觀力羸浮習重境強多遇緣而退歟余切慕思大智者父子於道能遺虛名收實効三十年間決期現證皆獲宿智通入法華三昧乳中之酪此其驗矣嗚呼安得如南嶽天台兩人者與之增進此道哉政和五年六月十日書

題光上人書法華經

晉沙門曇諦初夢於其母黃曰我投暫託宿乃以鐵鏤書鎮并麈尾拂爲寄母旣覺而二物在手於是大驚而生諦逮五齡母以二物示諦諦軒渠笑曰此秦王請我講法華經贈我者爾母曰汝省置之處乎諦罔然不答而去又建興二年長沙縣西一百里餘有青蓮花兩本生陸地道俗堵觀鏤之丈有二尺得瓦棺蓮之根莖自棺之壞處出開視之有髑髏桎索而蓮寔生齒腴間晉有識曰有僧不知名氏誦蓮經十萬部不疾而化遺言使衣紙而以瓦爲棺今驛亭故基建寺其號蓮花嗚呼異哉惟此經之力能使授持者卒長物於生死後奇祥於異世驚世殊異之如此

蘄州永樂寺僧道光出血和墨寫此經其衡斜點畫
勻如空中之雨整如上瀨之魚皆精進力之所成知
見香之所熏不然何以莊嚴微妙如此之巧耶光又
專精不懈見一纖毫相之間萬八千土於剎那又無
量處三昧名報佛恩然隨筆任運經行臥起語默動
止莫非授持此經故毫相之間剎那之頃豈有間哉
光之爲人純素潔忠於事孝於奉親爲里閭所敬信
法眷所追崇是真比丘也予自北還南留其庵信宿
彌日盡獲見其所寫之經無慮十數種觀其施爲日
夕以與佛菩薩語言訓酢豈復有世間之心耶華嚴
曰念念不與世間心合是大精進光其以之

題超道人蓮經

南昌饒益院除饒惠超自幼出家誦此經年二十六
試于有司以精通得度卽受具游諸方事善知識發
明心要及還掩關以金爲墨書妙法蓮華經政和八
年六月四日清晨攜以示予開卷熟視筆墨精到衡
斜布列皆有節度非精誠盡力於此法莫能臻是也
予聞一切契經皆佛所演而此經獨稱過去諸佛先
說法喻雙舉蓮之爲喻以三世同時十方同會方其
開時卽有果方於果中卽有因蓮華蓮實蓮密是也

諸子雖分布而會聚之未嘗隔斷此其名運運也
般若曰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者
以是哉梁大沙門僧祐平生書寫誦持未捨受卽身
爲爛瓜香已捨受卽舌本爲青蓮華香皆其精進真
信之力所成就陳大沙門惠思誦至是真精進是名
眞法供養如來恍然見靈山一會儼然如昨蓋此經
有不思議力入二十五種三昧以大行慈悲入中觀
以梵行慈悲入幻觀以勝行慈悲入止觀令一切衆
生自然見如是事入菩薩一切色身三昧之旨也今
超師壞衣鉢食一室枵然與世相忘以精勤之力致
工於此法可謂知本矣予將見生身發無垢智光方
吾法下衰而超用志如是誰不隨喜願世世同超登
內院見慈氏預聞妙義頓捨人法二執證對現色身
此予志也甘露滅其謹題

題六祖釋金剛經

金剛般若靈智妙心者也諸佛與我及衆生類三無
差別然諸佛已知而信者我今知而信者唯衆生未
知未知信則當教導之故世尊以後五百歲持戒修福
者能生信心爲實然以心心猶爲三法如人不睡
而能有夢則知是病故世尊又曰以是信解不生法

相如來世尊旣以明告顯說以爲經祖師從而注釋之恩德可謂大矣而傳布未廣予竊患之故化清信檀越鏤版印施普告大衆云政和五年十月日

題靈驗金剛經

秘書省校書郎龔德莊初罷官靈壽來歸京師居新門裏時方上元山東劉野夫與德莊善偶折簡來約十四日可盡室往觀君慎勿出略相候欲款語德莊素敬憚其人爲獨守屋廬二鼓矣而野夫不至方假寐家人輩尚未還俄火自門而燒德莊但捉誥牒而走一夕而燼數百家明日迹其屋灰炭中得金剛般若一卷略無損處開視明鮮如新德莊少豪逸嗜酒色不甚信內典豈夙世善根不思議力以茲發感悟之歟觀者彭凡鄒正臣劉棐僧希祖德洪政和元年上元後一日

題宗鏡錄

右宗鏡錄一百卷智覺禪師所撰切嘗深觀之其出入馳驚於方等契經者六十本參錯通貫此方異域聖賢之論者三百家領略天台賢首而深談唯識率折三宗之異義而要歸於一源故其橫生疑難則鉤深牘遠剖發幽翳則揮掃偏邪其文光明玲瓏縱橫

放肆所以開曉衆生自心成佛之宗而明告西來無傳之的意也錢氏有國日嘗居杭之永明寺其道大振於吳越此書初出其傳甚遠異國君長讀之皆望風稱門弟子學者航海而至受法而去者不可勝數禪師既寂書厄於講徒叢林多不知其名熙寧中圓照禪師始出之普告大衆曰昔菩薩晦無師智自然智而專用衆智命諸宗講師自相攻難獨持心宗之權衡以準平其義使之折中精妙之至可以鏡心於是衲子爭傳誦之元祐間寶覺禪師宴坐龍山雖德臘俱高猶手不釋卷曰吾恨見此書之晚也平生所未見之文公力所不及之義備聚其中因撮其要處

爲三卷謂之冥樞會要世盛傳焉後世無是二大老叢林無所宗尚舊學者日以慵惰絕口不言晚至者日以窒塞游談無根而已何從知其書講味其義哉脫有知之者亦不以爲意不過以謂祖師教外別傳不立文字之法豈當復刺首文字中耶彼獨不思達磨已前馬鳴龍樹亦祖師也而造論則兼百本契經之義泛觀則傳讀龍宮之書後達磨而興者觀音大寂百丈斷際亦祖師也然皆三藏精入該練諸宗今其語具在可取而觀之何獨達磨之言乎聖世逾遠

衆生相劣趣慮褊短道學苟簡其所從事欲安坐而
成譬如農夫陷於耨耘垂涎仰食爲可笑也吾聞江
發岷山其盈濫觴及其至楚則萬物並流非夫有本
益之者衆耳有志於道者常有取於此吾徒仄吟世
故安樂雲山明窓淨几之間橫篆煙而熟讀之則當
見不可傳之妙而省文字之中蓋亦無非教外別傳
之意也

題法惠寫宗鏡錄

龍勝菩薩曰衆生心性猶如利刀唯用割泥泥無所
成刀日就損理體常妙衆生自麤能善用心卽合本
妙余觀世之人疲精神於紙墨者多從事於無用之
學皆以刀割泥者也明州翠巖僧法惠獨施力寫永
明所撰宗鏡錄一百二十卷與方廣禪寺大法寶藏
嗚呼惠師可謂善用其心者也夫能使天台賢首唯
識三宗之旨趣大乘深經六十卷妙義西天此土三
百家之法句雜傳要說契心之至理鏡爲一心心之
所緣筆之所及常在現前余以謂此道人卽入摩訶
衍徧知稱性之海卽具普賢一真光明微塵數不思
議行門予幸得托名卷末願慈氏大士從知足天來
主龍華時同聞此錄知今日自作隨緣其心非謬也

題修僧史

予除刑部囚籍之明年廬於九峯之下有苾芻三四輩來相從皆齒少志大予曉之曰予少時好博觀之艱難所得者既不與世合又銷鑠於憂患今返視缺然望之即不必叩也若前輩必欲大蓄其德要多識前言往行僧史具矣可取而觀語未卒有獻言者曰僧史自惠皎道宣贊寧而下皆略觀矣然其書與史記兩漢南北史唐傳大異其文雜煩重如戶婚鬪訟按公昔魯直嘗憎之欲整齊未遑暇竟以謫死公蒙聖恩脫死所又從魯直之舊游能麤加刪補使成一體之文依倣史傳立以贊詞使學者臨傳致贊語見古人妙處不可佳乎予欣然許之於是仍其所科文其詞促十四卷爲十二卷以授之

題讓和尚傳

心之妙不可以語言傳而可以語言見蓋語言者心之緣道之標幟也標幟審則心契故學者每以語言爲得道淺深之候予觀南嶽讓禪師初見六祖祖曰什麼物與麼來對曰說似一物卽不中曰還假修證也無對曰修證卽不無染汚卽不可祖嘆曰卽此不染汚是諸佛之護念大哉言乎如走盤之珠不留影

跡也然讓公猶待六祖十有五年乃去庵於三生石之上時天下尚以律居未成叢席有僧忘其名爲總衆事二十年爲縣官勘其出納先是寺未嘗藉其資僧方因自念久已忘之仰祝讓公求助於是一夕通悟盡能追憶二十年間物件不遺毫髮乃得釋故以讓公爲觀音大士之應身而讓居庵中未嘗知之予游福嚴與僧讀其事僧疑以問予此何理哉予曰涅槃經云外道妬世尊入其國驅五百醉象來奔世尊垂手示之而象見五指輪中皆出師子於是怖伏遺糞而去世尊曰爾時我指實無師子而是護財狂象自然見之皆我慈善根力故夫世尊慈善根力要不可以有思議心測之而可以無隱藏事證如月在天光徧谿谷初不擇谿谷之濁清而水之澄澈必有月影水之澄澈則月現影而善惡之必有所感乃不見慈善根力哉則讓公坐令其僧獲聰明之辯要不足怪也

題洞山巖頭傳

雪峯見德山托鉢便問鐘未鳴鼓未響托鉢向什麼處去德山便歸方丈峯舉似巖頭巖頭曰大小德山不會末後句德山聞之呼巖頭問曰汝不肯老僧耶

巖頭密啓其意德山明日上堂舉論大異巖頭拊手
大笑曰且喜老漢會末後句天下人無奈此老何雖
然如是只得三年至期果化去洞山初見華嚴靜公
搬柴把住問曰狹路相逢時如何靜曰反仄反仄洞
山曰汝記吾言已後向南住衆一千北住山三百人
而已靜初住福州東山一千衆後居都下衆三百人
予觀巖頭洞山之語出於信口殆若苟然而德山之
化華嚴之衆皆不能逃其言因緣時節弗差毫髮其
如蟲蝕木偶爾成文耶亦夙智通力自然前知耶偶
爾不可數通力非宗門所尚非授大法顯著於此能
無疑乎

題斷際禪師語錄

禪師初與異僧游天台渡溪方悟其爲異也悔不能
早識之且將折其脛而後已尋北游值老嫗於洛下
與之語多所發藥遂侍以師禮嫗知其非尋常人俾
更謁江西大寂旣至而祖已化去逾月矣而見其子
海公海以所嘗悟明之緣示之公悟大法於言下海
曰他日其嗣大寂可也公笑曰是豈義也海歎已而
爲不及常謂其徒曰吾頃游方無所不問雖草根巖
壁中有人必往窮詰其所得又曰馬祖之下得正法

眼歸宗耳而牛頭以降皆不可當其意者豈公取舍故欲異於世也亦抑世之人見其不與已合而訴以爲異者也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信已之專惟信已故不惑世人之言是故所立卓絕非常人所能及也公之器識宏遠剛正自性出其天性豈非以謂道之所在非凡聖男女之間晦顯長少之際而是非取舍不可以苟而已而取人不必以求其全也今之學者既下視天下之士而又工於怪奇詭異之事銜名逐世不顧義理求人必以其全而議論多膠於所愛名爲走道其實走名紛紛冗冗皆禪師之門罪人也禪

師之所養其峻嚴廣大如此其語言斷斷如藥石深可以治晚世學者之病是知其言蓋所養也卷舒放肆驅逐邪妄開闢正信直明一心以歸合佛祖之言可謂深渺宏肆大哉洋洋乎光明之言也余因手校而藏之又列其所施爲者以自警書於卷之尾且以示同學云

題百丈常禪師所編大智廣錄

余常識老僧知瓊於司命山下瓊湓城人黃龍無恙時客也爲余言黃龍住山作止甚詳嘗手校此錄於積翠謂門弟子曰佛語心宗法門旨趣至江西爲大

撰述
石門文公集卷之五
十四
備大智精妙穎悟之力能到其所安此中雖無地可以棲言語然要不可以終去語言也故其廣演之語大剔禪者法執而今之五家宗趣皆此錄森列如井之在海其清涼甘滑泄苦濁毒所不同而本則無異質也予誌其言久之偶見洞山藏角破函中多故經往掀攪之乃獲見常禪師居百丈日重編者熟讀驗瓊之言信然校世所傳多訛略因藏之以正諸傳之失又誌瓊之首告也

題雲居弘覺禪師語錄

悟本禪師設五位法門以發揮石頭大師之妙大率約體用爲五法更互主客隱顯相參借言以顯無言然言中無言之趣妙至幽玄故其問答之貴親正如君臣之貴合於是翕然宗以爲洞上玄風出其門下者應機酬詰務以秀麗嚴峻之語相高尚使人放身如覽花葩之開妍煙雲之穠纖而仰拂秋之螺峯染春之鴨波劃刻百出必欲合其法而後已忽其繩墨以登其門者則非吾屬也而雲居弘覺禪師蓋其徒之秀傑者乃獨不然其演法之辨應機之詞朴古自在隨意所劃如世之良醫坐於藥肆中病而詣者信手與之藥至病愈常謂其徒曰佛法無多事行得卽

是汝但作佛莫愁佛不解語古人純素任真有所問詰木頭碌碌隨意答之實無巧妙大底渠脚跟下穩當苟不如此雖說得如花錦無益也余常怪洞山嗣法者如本寂道全居遁休靜之徒光大於世者三十餘人觀其施爲提演宗脉無敢冒規致之外者而庸公乃爾殊異豈所謂得所以言言不必同者歟余追躡其意以謂大法本體離言句相宗師設立蓋一期救學苟簡不審專已臆斷之弊而已法久必壞使天下後世眩疑自退守言而失宗無所質辨爲可惜也故其超然法立如此而公之子簡亦相與振成之是

知俾明悟者知大法非拘於語言而借言以顯發者也嘗與人論至此其人凌憑其氣而面頸發熱曰醫智百巧志誣先德詬罵而去吁嗟使弘覺不死且聞余之說以爲知言者今其道愈陵遲至於列位之名件亦訛亂不次如正中偏偏中正又正中來偏中至然後以兼中到總成五今乃易偏中至爲兼中矣不曉其何義耶而老師大衲亦恬然不知怪爲可笑也雖然弘覺一矯之則洞山之道不轉顧地而盡寧有今日耶

題克符道者偈

洞山悟本禪師作五位頌有曰兼中到不落有無誰敢和人人盡欲出常流折合終歸炭裏坐予初以謂坐炭中之語別無意味及讀此偈百餘首有曰儂家住處豈堪偎炭裏藏身幾萬回不觸波瀾招慶月動人雲雨鼓山雷乃知古老宿之語皆不苟然符臨濟真子而悟本自爲洞山之宗道本同也而學者不了以私異之惜哉

題清涼注參同契

叢林故宿相傳謂石頭參同契明佛心宗後輩鮮有深識其旨者獨清涼大法眼禪師注文發明居多故

南唐後主讀至玄黃不真黑白何咎處爽然開悟余謂後主所悟蓋悟法不真而已非因其語以了石頭明暗本意也如安禪師破句讀楞嚴而悟句讀且爾矧所謂義味乎然安於心法無疑也予嘗深考此書凡四十餘句而以明暗論者半之篇首便曰靈源明皎潔枝派暗流注乃知明暗之意根於此又曰暗合上中言明明清濁句調達開發之也至指其宗而示其趣則曰本末須歸宗尊卑用其語故其下廣敘明暗之句奕奕綴聯不已者非決色法虛誑乃是明其語耳洞山悟本得此意故有五位偏正之說至於臨

濟之句中玄雲門之隨波逐浪無異味也而晚輩乘其言便想像明暗之中有相藏露之地不亦謬乎大率聖人之言不明於後世注疏之家汨之非獨此文也余不可以不辯

題香山詭禪師語

禪師父事雲庵於予爲法兄然予少寔師事之初聞其誦迦葉波偈曰諸法從緣生諸法從緣滅我師大沙門常作如是說乃曰子悟此卽是出家予時年十六曉夕以思茫然莫識其旨頃在海外閑居味維摩詰言善來文殊師利不來相而來不見相而見文殊師利言如是居士若來已更不來若去已更不去所以者何來無所從去無所至所可見者更不可見乃追繹香山之語遂深入緣起無生之境將以見之報其發藥之恩則化去已逾年矣其門人文謙以其提誨之語爲示併書予願見不果

題玄沙語錄

右司諫集賢孫公覺莘老守福州日俾僧編集此錄學者以覺悟宗旨厥功茂焉然予獨恨集末附千光王寺沙門義澄重刪三句四機之語議論錯謬何以知之如玄沙綱宗第一句名真常流注與鐵輪位齊

力一天下然未有出格之詞猶曰明前不明後無自
由分未辨縑素雖得出世間未得入世間恐其墮一
如平實無生之見死在句下也則有出格之詞而義
澄輒引首楞嚴曰妄爲色空及與聞見如第二月又
圓覺曰由起幻故內發輕安大悲妙行如土長苗讀
之令人搏髀高笑義澄何爲者也乃敢指判禪宗哉
學者能深觀之則知予言爲公昔無業禪師每歎叢
林不自揆行解如屠沽而自比佛祖南山律師曉達
教乘而不敢自呼大乘師止言律師耳義澄自目未
見而指人五色使見宣律師爲人定必羞死

題谷山崇禪師語

予讀澄心堂錄長慶稜公之孫保福展公之嗣谷山
禪師之語竒嶮宏妙光明廣大觀其膽氣逸羣不在
巖頭雲門之下而錄失其名然語多稱報恩傳燈但
有潭州谷山句禪師而無機緣其列熙崇兩人機語
校句所示殆相萬然皆住報恩豈句亦常居之耶
予常與超然衝虎游谷山訪其遺事無所考因相對
歎息追念東坡之語曰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而黃
四娘乃得與杜詩不朽事莫不爾作詩曰行盡湘西
十里松到門却立數諸峯崇公事迹無尋處庭下春

泥見虎蹤又十年復與超然夏於石門偶閱前詩遂
併錄之

題韶州雙峯蓮華叔姪語錄

傳曰聽言觀道以事觀生死亦大矣而兩人者睨矚
之不翅如出入戶庭之易然蓋其所養非有以大過
人者何以臻此其言具在可信也予觀雲門勘辯舉
古皆脫略窠臼方其游戲時亦微見其旨至驕問垂
伐則語赴來機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令人溟滓然弟
之哉夫語赴來機妙在轉處者正中妙叶洞山旨趣
也豈此老澗亦或用之而欽祥默識其不傳之妙也
哉巴陵鑒公常答問提婆宗曰銀碗裏盛雪答祖意
教意同別曰雞寒上樹鴨寒下水答吹毛劒曰珊瑚
枝枝撐著月云吾以此三句報答雲門法乳之恩予
始誕之今視之良然使雲門而在正當一捧腹耳

題輔教編

嗚呼正法明矣先佛垂告封文執僞更相是非聖智
圓融凡情守隙否極則泰挺生英特則永安禪師其
人也握管驅風懸河瀉辯推慈悲於教義會孔墨以
流洊巍巍乎晃晃乎寔當世不可得也凡所著集雖
不欲傳其在四方好事者之所錄殆九牛一毛耳後

之學者至聞其名歎不得瞻容爲恨若夫天地之高遠日月之昭明江海之浩蕩想而不可極者蓋若人矣

題首山傳法偈

諸佛甚微細智以金剛爲喻非凡夫麤浮心識所能了達華嚴十定品入剎那際諸佛三昧乃能滅衆生顛倒想宣和元年十月吉日余在湘西鹿苑虎苓堂早作靜坐念曰今日蓋首山生辰追想爲人書其傳法偈并汾州無德禪師注釋詳味父子真能入諸佛甚微細智者也

題五宗錄

性覺本自妙而常明以無性故不自知謂之無明一切衆生以無明迷醉如目有翳善知識如醫師東坡曰醫師但有除翳藥且無與明藥如可與明還應是翳此殆天下之名言也予所集五宗語要如醫師除翳藥方也從前先德用之有驗故樂以傳世書成於宣和元年正月明年有漳南道人崇顓者願求傳錄錄畢相示其筆力詳楷非誠之至志之確不能如此然能併除萬慮燕坐一室追繹先德所行之事研味諸家所示之語以校日用則予之所集不爲徒爾顓

之精勤不爲虛行也

題寶公識記

王敦素問予寶公識語視千百年如一日此何道而至之予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有物將至其兆必先者孔子之語也凡夫所見莫非倒想倒想若滅洞見三世寶公豈有倒想者乎敦素拊手曰美哉之論也然滅倒想寧有道乎予曰當不忘正觀曰是眼則不能自見其已體自體尚不見云何見餘物若樹是見復云何樹若樹非見云何見樹現在若有過去未來亦應是有過去未來若無現在亦應是無故維華曰法眼不思議此見非顛倒敦素瞠然良久曰此語令人溟滓然弟之哉

題古塔主論三玄三要法門

古塔主著論呵諸方但解知見未明道眼予初駭之及觀其論三玄三要之義援引諸家證左甚明而曰豈特臨濟用此法門殆是三世如來之法式也僧輒問曰師論三玄法門名既有三其語亦異切不相離而臨濟本曰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有玄有要何以辯明之古氣索良久引金剛般若經云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

又首楞嚴云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等義對之曰理性無邊事相無邊雜而不參混而不一何疑一句之中不具三玄三要耶予獨不曉金剛般若首楞嚴等義非知見乎且諸經之旨旣具臨濟安得蹤跡之而建立哉古方呵知見而自語相違可笑也盤山寶積禪師曰道本無體因道而求名道本無名因名而立號若言卽心卽佛今時未入玄微若言非心非佛猶是指蹤之極則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盤山蓋形容三玄三要者雲居云譬如獵犬尋香嗅迹而去忽若羚羊挂角時莫道迹香亦無矣同安曰涅槃城裏尚猶危陌路相逢勿定期權挂垢衣云是佛却裝珍御復名誰木人夜半穿靴去石女天明戴帽歸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攆始應知又形容盤山之語而三玄三要之旨益微矣古乃又引教乘以解釋之吾無以徵其失將撼臨濟起而使痛叱之乃快也

題古塔主兩種自己

僧承古與施秘丞論自己有二曰有空劫時自己已有今時日用自己學者以其有叢林時舉讀之疑怖曰豈一阿難而成兩佛耶余聞世尊於首楞嚴會上謂

阿難曰譬如琴瑟笙篴琵琶雖有妙音若無妙指終莫能發寶覺真心各各圓滿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其說不過以善用不善用爲異不聞析而爲兩種也而古公立二自己過矣祖師之門其論法方徵言語之際略滯疑似者隨而救之如鳥飛空弗住弗著如六祖謂永嘉曰汝甚得無生之意對曰無生豈有意耶又問讓公什麼物與麼來對曰說似一物卽不中自是觀之古蓋吾法中罪人而自以能嗣雲門其自欺欺人之狀不窮而自露也

題汾州語

六祖臨終門人問住持當如何行心用行乃契聖意祖曰設有問佛法者汝對之時莫迷自己性持修道第一莫瞞自心如此則與聖意相應予觀淳化已後宗師無出汾陽禪師之右者味其平生聽其言論如謝安石之知國造次不忘自治宜於曹溪最後明誨爲無所愧矣

題準禪師語錄

石門雲庵示衆之語多脫略窠臼于時衲子視之如春在花木而不知其所從來予每以謂此老人可以起臨濟之什哲人逝矣切嗟悼之以爲世莫有嗣之

者湛堂於予爲弟昆自其開法未嘗聞其舉揚歿後
百餘日得此錄於杲上人處讀之喟曰雲庵之餘波
乃能發生此老種性耶政和五年十月七日題

題小參

如來世尊說般若傳至震旦者無慮數百萬言其要
不過曰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杜
順宏華嚴入法界旨訣終必曰一切智通無障礙古
之宗師於世尊之意神而明之獨雲門大師雲門滅
百年有雲庵老師握臨濟劒得雲門之旨於說法時
如月在千江不借言詮一切見者心得意了自老師

之化出其門者皆不足以知此獨湛堂師兄知其意
予三復斯語爲之歎息使雲門雲庵而在見此語當
撫掌一笑蓋其謹嚴如歐陽率更小字端方如顏平
原大字秀整姿媚如鍾太傅表章精奇雅麗如王會
稽蘭亭記嗚呼何其盛哉

題黃龍南和尚手抄後三首

予猶及見叢林老成人皆云黃龍南禪師游方時嘗
至歸宗寶壽頭方會茶師却倚而坐寶呵之南書記
無骨耶師驚顧玉立如山又至棲賢謁禪師教令坐
禪久之得定因誦首楞嚴咒終其身建中靖國元年

春修水祖超然出雲庵所蓄此書爲示點畫奇勁如
空中之雨小大蕭散出於自然予置卷歎曰成德之
人其所作爲雖點筆弄墨之際亦自卓絕況其不可
名者乎某題

黃龍南禪師手錄四十二章經一卷筆法深穩莊重
而若瘦得顏平原用筆意雲庵老人生平無所嗜好
獨秘畜此經偶爲人持去十餘年莫知其所與客論
字未嘗不搏髀追繹之其師希祖得於筠溪胡氏家
出以示予曰君其寶之政使此字不工猶足以爲希
世之珍矧工如此又雲庵所愛而不忘者乎

歐陽文忠公曰論書當兼論平生借使顏魯公書不
工世必珍之蘇東坡亦曰字畫大率如其爲人君子
雖不工其韻自勝小人反此也老黃龍非其以筆墨
傳世者也而其書終亦秀發乃知歐蘇之言蓋理之
固然石門某謹題

題晦堂墨蹟

右晦堂大和尚墨蹟三紙佛印蓋公輩流也而其言
推敬之至稱爲老師退之之與柳子厚歐陽永叔之
與楊大年道樞不同而韓歐之稱柳楊唯恐不師尊
之議者以謂避爭名之嫌非也前輩傾倒法當然耳

公道德冠叢林而器資與公輩一時又名卿且留情
吾道者今皆成千古堪師之能畜此帖嗜好大是不
凡宣和四年自印福絕湖來出以示其姪因流涕書
之

題雲庵手帖三首

南禪師學魯公字最有工當時歸南公者無不學之
然無出雲庵之右者昭默老人嘗與德洪共觀此書
歎慕之不已以謂不減楊少師一道人其珍之崇寧
五年十月十八日門人某題

雲庵和尚與檀越帖一紙伏讀如受訓詞叢林荒寒

無復平日此老知不復見況筆畫語言乎門人某流
涕謹書

右雲庵寄張惠淵偈一首惠淵予不見二十年聞其
精進日新真能遵受雲庵之言者也誠上人來自宣
梵問其師洎惠淵健否偶記前偈遂書以授誠歸舉
似惠淵使較當日之本異同也某書

題徹公石刻

徹上人詩初若散緩熟味之有奇趣字雖不工有勝
韻想其風度清散如北山松下見永道人耳公雖游
戲翰墨而持律甚嚴與道標皎然齊名吳人爲之語

石門文字禪卷二十五
曰餘杭標摩雲霄雪溪畫能清秀嵇山徹洞冰雪予
視三人者在唐號以詩鳴者尚多有而後世敬愛之
者以其知所守而已文字不足道也東坡每曰使魯
公書不工尚足以爲希世之珍其是之謂耶

題觀音贊寄嶽麓禪師

崇寧間至東明拜瞻石像作此贊時無際禪師方領
住持事及無際遷居嶽麓餘十年生成寶坊于灰燼
之中而予以弘法嬰難流落之餘幸復相見問前贊
無恙乎無際戲予曰羽化矣暇日因閱文藁乃得舊
本忻然錄以寄之曰當善護持無使復爲人持去覆

醬筆耳

石門文字禪卷第二十五



丹陽居士賀學仁保男懋初
石門文字禪卷第二十五
徐普書 建陽吳伯高刻
萬曆丁酉仲冬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識
了緣居士對 長洲

櫻葉

石印本 和名二五

二五

本行文字類聚卷二十正
新撰



聖賢集

石門先生集卷二五

丑
廿六